經野堂遺稿 卷之二

古阜聲浦面鼎洞

白經野堂遺稿卷二

疏

擬疏 庚寅

伏以臣素以遐土華戶之蹤冒厠聖朝杏園之列榮感則極匪分愈悚第以芹曝之忱思圖涓埃之報而才乏絲毫識劣蠡管區區寸誠未能效萬一常若自不容於覆載之間敢以千慮一得之說冒瀆於九重四聰之下伏願殿下勿以人廢言俯垂睿覽焉殿下以上聖之資膺中興之運惟天惟祖宗全付八域受命繩武勵精圖治二十有七載于茲萬幾

日親九德日宣退黜凶邪登崇俊良聖謨丕顯治具畢張宜乎其百工允釐庶績咸熙國家泰安百姓殷富而夫何挽近以來天灾非常雨暘極備饑饉荐臻國步艱難民生困悴盜賊滋熾以之而良俗漓而民習日非彝倫斁而變怪肆作嗚呼壬午之亂軍起於廝養之中甲申之凶變出於恩寵之地致令 大駕播遷六宮蒼黃此誠前古所未有之變也爲 殿下之臣子者孰不憤惋而痛哭也哉噫教化行而陰陽燮和王章嚴而遠邇柔懷而迺有此非常之饑饉前無之怪變者此曷故焉或以爲 聖德之所慊而 臣

愚以爲不然以唐堯商湯之聖未免九洪七旱之災夏
康周成之賢亦遭羿浞管蔡之變而終能弛災靖亂遂
作千古聖賢之君者何也非他也精一執中誠敬勤儉
任賢使能從諫不咈能知爲天下國家之大經法故也
然則今日消災致祥撥亂反正之道亶在乎能知爲天
下國家之大經法而奮發力行焉以 殿下之神聖文
武罔使前王專美臣愚以爲不足爲聖德之所慊者此
也夫子曰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蓋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然後能尊賢而樂道好善而求言能尊賢樂道好善求言然後乃能治其國而明仁德於天下矣 臣殫竭愚衷援古引今敢陳十條以進伏願 殿下試垂細覽焉凡厥人之初生無有尊卑貴賤其所賦受則一也而至若賢愚之分智拙之別亶由乎學與不學蓋仁義禮樂學之體而爲治之綱領也刑法政教學之用而爲治之規矩也聖學緝明則世道日隆聖學怠荒則世道日隳欽明文思濬哲文明堯舜之所以爲學也寸陰是惜日新又新禹湯之所以爲學也純亦不已無競維烈文武之

所以爲學也念終始厥德修日就月將緝熙光明殷宗
周成之所以爲學也降而至乎漢唐宋明號稱明哲之
主者莫不由於遜志務學厥修乃來道積厥躬而然也
猗歟我　列聖朝天啓文明之運禮樂政教憲章文物
可以侔三五而邁漢唐矣洪惟　殿下聰明睿智自在
潛邸時日游荐雷之講舍常齒明離之胄筵及夫南面
出治篤承前烈克圖終始而况春秋鼎盛智慮淵廓乎
伏願益懋乃德以誠意正心爲學之本格物致知爲學
之要進温良恭儉之君子擇方正博雅之儒臣俾充講
官日開經筵孜孜乎精一執中之妙拳拳乎修齊治平

之道踐仁義之閫閾造奥妙之關鍵上究帝王何由以
得失政教何由以治亂下察人臣孰爲之忠邪才德孰
爲之賢愚則淵鑑光明聖智高遠其爲國家易於反掌
也方今列國從横各自以已學相勝當此之時益修聖
學仁以依之義以裁之樂以和之禮以節之使外國之
人咸曰大哉王之德篤哉王之學心悅誠服如有苗格
舜昆夷服周四海一家天下一身正在今日 殿下之
所當勉者莫先於學也 臣 愚區區之望此其一也古昔
聖王之教世子也立太傅以審君臣父子之道而示教
之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是故敎世子不可不愼也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八域烝民之衆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輔養之道豈可踈畧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貽厥孫謨以燕翼子方今世子以聰明之姿當志學之年必擇道德之士爲之傅又選端方之士左右輔挾薰陶德性變化氣質心常謹愼不暇自逸則學可日就道可日進矣 殿下之承先裕後

莫先於教養世子 臣 愚區區之望此其二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於是聖人作而倫理明倫理明而人道正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人倫之綱也孝悌忠信仁義禮智人倫之常也彜倫叙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彜倫斁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天下亂是故鄒書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于四海傳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如是則上下尊卑各正其位倫理自明教

化日興矣方今 殿下之所當明者莫先於倫理也臣愚區區之望此其三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曰之綱之紀民之攸墍綱者猶網之有綱紀者猶絲之有紀綱而無綱則不能自振絲而無紀則不能自理天下之紀綱亦不能自立而必由乎君心之公平正大而後立君心不正則綱紀不立綱紀不立則風俗日敗賢良退縮萬幾之經緯紛錯羣小縱橫百度之端緒紊亂國無維持危乎如舟之闕楫而涉瞿塘民無依戴凜乎若車之折軸而度太行可不懼哉故欲正風俗先立紀綱欲立紀綱先正君心君心未正而欲立紀綱者末也紀

綱未立而欲正風俗者未也立此紀綱者人主之道也翼此紀綱者大臣之責也扶此紀綱者諫官之職也朱子論天下之大勢曰先正君心以立紀綱此紀綱之繫於人君也明矣司馬温公論當世之急務曰先立紀綱以還淳美之俗此風俗之繫於紀綱也審矣惟君立紀綱正風俗上之御下〻之奉上如綱舉而目張紀振而絲理也方今昇平日久先王之道弛而不張當時之務安於姑息政教不明風俗漸乖駸〻然莫之能正嗚呼殆哉夫紀綱整則衆事自理紀綱紊則百度皆廢紀綱之整不在惕之以威驅之以法也在乎舉措得宜賞罰

必信而已大臣秉匀足以服衆臺諫補闕足以盡言而人君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于上則紀綱自整而朝廷可肅使上下持體渝俗還美專繫乎紀綱 殿下之所當立者莫先於紀綱臣愚區區之望此其四也民國之本惟財爲大故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雖堯舜之君在上非財無以養民堯舜之民在下非財無以奉上生之雖衆而用之無度則財常匱生之雖艱而用之有節則財常給財匱則民國日縮財給則民國日富財之爲用顧不重且大歟昔漢之文景恭儉爲治節財養民以致粟陳

錢朽天下殷富至于孝武窮兵黷武日興土木一歲之糜費計以億萬遂至國耗民窮天下蕭然如處破屋輪臺之詔汾水之悔亦何及哉陳主雄據江南隋帝富有天下淫泆不德宮室臺池之壯麗粉黛綺羅之艶靚用財無度日費鉅萬竟至財竭國敗貽後世之笑瞭然覆轍可不戒哉傳曰勤者生財之方儉者用財之道唐虞之治勤儉而已爲人君者當法唐虞之勤儉切戒陳隋之侈靡則自天保佑民國富強方今內而府庫蕩虛外而杼軸俱空繼之以比年不登民生愈困財貨日縮而經費日煩若此不止則國不得支保民不能聊生國泰

而民安專繫乎財足 殿下之利民國者莫先於節財用臣愚區區之望此其五也殘虐出於貪黷嚴威生於廉潔故貪而自肆則小而身滅家敗大而國亡位移蓋廉而自持則爲己而已正爲人而人和莅民而民順勵俗而俗淳故周官聽治以六計廉善居其先漢朝辟士以四科清白爲其首噫世級漸降治不稱古全沒義理貪汚相尙畜掊克之臣而曾政日衰用賦斂之吏而秦政日亂貨賂公行而賞罰不明誅求無節而廉耻都喪此誠聖主之所惡盛世之所耻者也伏願 殿下選用廉介黜斥貪冒使諂諛之餽遺不至於公門奸黠之苞

苴莫行於都府則汚吏革心婪夫刷恥中外肅清下無總讟矣　殿下之尙廉袪瘼莫先於禁貪贖也臣愚區區之望此其六也臣嘗觀夫易之大有象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天地之大萬物之衆自不無善惡之混而惟在乎聖人之卞別如何蓋君子小人之進退大繫王道之消長君子立於朝則君之左右無非君子也小人立於朝則君之左右無非小人也左右君子則君明臣忠治升於大猷左右小人則君闇臣諂國危而民叛君子當進小人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之亦鮮有眞知之故君子常屈小人常伸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終始一檯公

而管仲輔之而安豎刁易牙輩代之而危終始一玄宗而姚崇宋璟相之而治李林甫楊國忠專之而亂前鑑不遠後轍當戒伏願　殿下法帝堯進賢之旌效周公吐握之誠安車卑辭旁招俊乂則魯之泄柳衛之子思鄒之孟子不之他而歸此下至一技一藝之士搜括無遺都俞吁咈之治不期致而自致巧言令色之徒不待斥而自斥矣漢臣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此　殿下之所當軫念也方今　殿下之所倚仗而委任者爲誰廷臣之擔當大事奉公忘身者亦爲誰耶詩曰濟匕多

士生此王國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殿下之利國家安社稷莫先於進君子也臣愚區々之望此其七也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上德不宣聖澤不流朱子曰四海之利病繫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臧否天生蒸民々不能自治而付之於君々統萬民不能獨理而付之於臣是天之立君々之任臣無非爲民而已噫今有先王之民而豈獨無先王之吏乎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民者

撫之使安水平則無損乎隄防民安則不犯於法令然
則移風易俗服教從義不翅乎明察必在乎循良伏願
殿下黜祛貪酷苛刻之輩擇用清白悃愊之人遂分
九重之憂專寄百里之命則苛酷斂手貪汚屏迹絃歌
之聲閒於州郡袴襦之謡騰於閭巷八域蒼生熙々如
堯民之歌堯舜民之戴舜矣 殿下之安民莫先於擇
守令也臣愚區々之望此其八也今夫千丈之木立於
陵谷之間枝幹蘢蓯上有干霄之氣叢葉繁茂下有遍
地之勢風雨不能搖焉斧斤不能入焉非陵谷之遷亦
不顛倒而至微之蠹朝嚙暮嚼其根受喪則一朝僵仆

易於數丈之橋木萬斛之水鍾於澤池之中魚鼈可以窟焉舟楫可以通焉非桑海之變必不枯渴而一掬之泥淘之汰之其源見塞則一朝生塵易於坳堂之盃水噫民之於國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木非根則木不得爲木水非源則水不得爲水國非民則國不得爲國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古昔聖王經邦理民恩義以栽培之德化以扶植之措若泰磐無或動搖者宗廟社稷之籩豆粢盛出於民辟卿百僚之裘葛飲食出於民宮室土木之功出於民軍旅車馬之役出於民民是根本此本一動則邦國隨危故堯舜所以敷平章咸戴之

德湯文所以施惠困視傷之仁 殿下之基億年永命
莫先於固邦本也臣愚區區之望此其九也董仲舒曰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喪敗乃至以此
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近年以來天心未
豫民力方渴水旱不時稼穡卒痒日月薄蝕星辰蕩越
雷雹失節非常之變萃于一時災不自作孼由人興善
應之則轉禍爲福不善應之則百殃斯降 殿下豈不
惕然警動於斯乎左氏謂災在天備在人斯言審矣當
此之時君能責己憂民發倉施仁使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安其恒產仰事俯育不知天之爲灾則生灾者天也弛灾者君也是故太戊修德桑穀自枯武丁反己雊雉遂去宋公三言熒惑徙度唐宗一呑蝗虫盡熄大哉君之爲德惟天爲大惟君則之敬天之命畏天之威則回災爲祥符貺畢臻此必然之理也 殿下之配命求福召和致瑞莫先於弭天灾也 臣 愚區區之望此其十也

近來朝廷廣開言路獻策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衆議紛紜未知何言以采誰策以用 臣 以爲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耳書曰舍己從人又曰從諫不咈此 殿下之所當軫念也今此十條引據汗漫進奏張

皇然伏願 殿下特開淵衷第爲試可若合於爲政則
向所謂千慮一得也苟不合於爲政則雖伏斧礩固所
甘心伏乞廓揮 乾斷得效區區之悃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不任屛營之至

三政五條策畧 軍還稅衣服財用技藝盜賊用人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臣 愚以草野寒蹤學識淺
薄固不敢謀於政而粤在壬戌三政之問自念鹵莽不
敢率爾進對上負於國下愧於民耿結之心恒切于中
嗚呼丙寅洋夷之亂良將束手壬午軍卒之變賢宰遇
害此誠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昇平日久軍無紀律財

之儲蓄教化漸弛彝倫幾斁爲王臣王民者孰不流涕
而繼之以痛哭哉方今 聖上奮發大志不恥下問內
而縉紳外而蒭蕘求言之詔自責之綸懇懇切切扶杖
聽詔者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盛而咸曰我 聖
上不吝改過廣開言路此正后克艱厥后之盛意也智
出八域而聽於至愚威加一國而屈於匹夫今我 聖
德可與富民而措刑罰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
此豈忍負之臣愚不度卑賤謹撫當今急務三政五條
爲文敢應 聖主側席求言之詔焉嗚呼我國大政惟
軍還稅三者而議者不一橫竪紛紜以言乎軍政則每

患額數之不充以言乎還穀則每患糶糴之不均以言乎田結則每患增減之無常其故何也軍丁則賤其役而徵其布也以至賤之役徵其至重之布賤者人所不欲徵者人所不堪賤且不爲而況加徵乎以是細民情勢充軍則舉家有流離之獘添丁則一室無奠接之望曷不問哉殷周以上尚矣勿論而兩漢之制宰相子弟例入三更戍役之額此昭然可據也軍丁卽國家之大依賴者也而服之如子之趍父使之如臂之運指雖平安無事之時羽林龍驤材官蹶張衛翼乎警蹕之出入威儀乎鵷佩之朝賀而況猝當不虞之變四邊之狼燧

相望三河之羽檄交馳驅之以魚書而卽蹈湯火子遺其父妻失其夫苦痛慘怛之情狀尙忍言哉昔先王之御世得六軍之懽心指之則右麾之則左衝突於矢石之場如渴驥之赴川者養兵之得其道也養兵之道無他在鎭撫強兵之術無他在敎鍊我國軍總有京鄕之別禁衛御營訓局軍者自鄕以上番者也牙兵別隊束伍軍者分屬於營邑者也京營上番之兵自不無離土之懷故 列聖朝特軫其情勢以錢木替番選於都下代充軍額鄕軍則屬其所而安於農業京軍則受其料而勤於當職鄕軍無離土之懷京軍有守直之資此是

朝家養兵之得道也噫聖謨不墜法久生弊京軍有受料失時之歎鄉軍無充額安業之期無論京鄉嗷嗷然俱不能自支癢之必搔痛之必醫勢不得自已也然則充其額而安其業何以則可乎內而公卿百官之頒祿實不足以代耕則損此補彼固不可舉論外而郡邑守宰之厚祿黎庶之富饒俱優足而有餘損其多而益此寡於聖政毫無有欠愚意抑別有更張從便之道以巍秦之強天下之郡不過爲三十有六漢家之盛山東之州只爲二百而以我一區小國藩方爲八郡邑爲三百六十藩方則捽不可省也郡邑則在所必減若使大邑

兼二中邑兼三小邑兼四疆是吾疆民是吾民既無損乎國之形勢實大關於民之便否也請革非關防之地俾效王制附庸之義一邑之官况初非不贍今既兼有則以其剩餘養其軍兵給田幾頃給布幾匹使之無啼飢呼寒之憂兼其官職損其官廩此誠無損乎上有益於下國家何憚而不爲也且以富民言之田宅居處衣服飲食罔非國家之攸賜則渠既逸居於軟煖稾中而獨不念國家爪牙之士乎以其兼並之田土補給軍民使之耕作衣食出力効忠之義顧不美哉大抵我國之俗尊地閥而賤軍民則切非古昔聖王皇華四牡勞戍

役之義也傳曰古之君子以天下爲吾體荷戟執殳者視以腹心持兵被堅者愛若手足則何人不願爲兵何兵不頹殉國也軍民之賤待旣甚軍戶之應役尤滋是以縣無備哨之兵軍丢作隊之伍以至于京營亦不無空籍闕額之歎而列邑之弊已到極處猝難矯捄故適來戶布之出實爲一邊之救急則非敢曰不便而布則雖存兵則無有若當不虞其將何爲方今南憂不輕北顧且重養兵脩械固不可少弛也善爲國者因時立法務在足兵不擾其民盖兵爲將之用而將非其人則雖有百萬之衆安得免長平之禍乎凡求將之法宋歐陽

氏之言切近矣先取近下禁軍至箱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揀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長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長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與敵之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必能知合變矣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

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於萬
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誠能如此
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
人之將皆自足然後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
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此
與近日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遞遷次補至於
校帥而一是凡愚昏暗之人得失相萬矣果行此法則
何難乎求將乎至於各道列邑且效趙充國方畧鍊武
之暇屯田自給州縣之兵分等其邑之大小或三四哨
或一二哨募其壯銳者使居邑之近地每丁分給土田

使之屯耕公稅之外勿侵繇役則何患乎無兵何患乎無食器械等物亦從以精利矣且步兵騎兵陸軍水軍各定名目每一哨擇其武藝超等陣法鍊熟者以爲隊長使敎坐作進退馳突擊刺之法朝夕講蒐則不過幾年人亡精兵夫亡勇士就其中擇其知識勇敢最優者陞之邊將授以厚廩如有異績不拘地閥隨其材能以授顯爵則孰非公侯之腹心孰非王之爪牙所謂還穀者春而糶秋而糴取其耗十一者非爲取息也所以備雀鼠也大抵還政之設其來久矣漢置常平隋置義倉唐因漢制又置常平宋增唐制置濟倉均倉社倉而

逮夫我東自羅麗以來規模不疎盖出於先王省助之義也我朝之廣平常賑之設法古裕國豈非弘遠之聖謨也此穀若値大歉之歲以爲賑恤之資或當不虞之時以爲軍需之用至於平歲則取耗作錢京營列邑以爲各色用資則其所關係何等重大而挽近以來此穀名存實無列邑則倉庫枵空吏胥則虛薄斁弄巧作名目一切取之百姓初不見一粒之穀只以文簿中米幾石錢幾兩以爲督納則民何以聊生乎守令之稍知此痼瘼者乃出臥還之名臥還者謂留本穀於民間而每秋只捧耗穀以爲京營邑之例用資則似是救急之方

而閭里之盛衰無常民戶之增減不一漸次年久百姓但知臥還之名不知還穀之本意年已納耗全是白徵也不虞之時大歉之歲將以何穀排用乎且還穀之耗每一石爲一斗五升則農民之春受秋納亦非重利也究其弊則實有其原矣當初還穀米租豆菽麥也句管於各衙門而自各衙門今年以租作米明年以豆作麥且今年甲衙之穀明年移錄於乙衙互換之際奸竇生焉且字牧者播給收納一任於監色厚捧實穀換給麄穀納則充滿於斛授則不滿於斗於是富免貧授瑣屑之弊難以枚舉而旣往臥還之穀今若準捧則貧窮尤

難保莫若因置之則永無乃已敢以愚見其救有術請試擇焉近來田土之私稅倍於公稅自古及今豈有私倍公之理乎此則唐賢相陸宣公之所歎者也從今以往私稅之執依公結執稅而假使上土一斗落爲結數四負則私稅亦爲四斗中土減半下土又減半毋使以私妨公則民必有餘粟矣如此之後考其還簿詳照穀數排年以捧充其石數而止則民無剝膚椎髓之苦國有紅腐相仍之蓄矣且私稅稍減則富豪之家自然節儉膏粱之食錦繡之服念不暇及驕溢之習侈靡之俗不禁而自禁矣且擇吏胥之悃愊謹慎人掌其出入久

任責成亦不可専委守令親執檢察而各衙門換穀移
錄之弊一切禁斷仍存本穀之名則文簿不紊奸僞自
祛矣所謂兩稅者有旱田水田也田則出菽畓則出米
經野辨土以禹貢九等法均定自一至九等雖不齊其
執卜作結一也所以考結出稅從一等例也此是夏后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者也田稅
每結六分米四分菽沿峽同然畓稅每結米十一斗零
而沿邑純米上納峽邑以錢木參半上納者隨其所產
便其所運也以湖南一省言之有三漕倉峽邑田稅輸
納漕倉自漕倉以納京倉者峽邑難於船運故都聚以

納也沿邑則京江船下來輸去者以其有船路也近來
漕倉獘到極處每有一二船處留者非但沙格輩之濫
費亦由於差員之不察且有所屬稅邑不遵舊規因致
愆納以至晚載故每致臭載之患且鄉斛比諸京斛加
米三斗零者以其量納時恐有欠縮之慮也近來京斛
反大鄉斛依古京營雜費歲加年增若此不已漕倉必
無乃已以京江船言之船主之下來也符同本邑之監
色假令米千石則二三百石以米裝載餘米以高價執
錢半歸於私橐貿得麁米因以待風高之時始爲裝發
則致敗立睹而或有故敗之弊矣今則所謂京江船主

但持公文不持船隻而來稱以京斛太大京費冗繁未及造船云而倍索船價濫執貨船言念及此不覺寒心其救有術請試擇焉以言乎漕倉之弊則自京倉刻意精捧至於京費循舊例而已新創名色一切蠲除裝發無違其時庶可有復舊之望以言乎京船之弊捧既精矣費亦減矣則必無艱納虛費之慮當立別規然後乃已漕倉之外沿邑之稅或有二三邑合捧之所則以米裝發準數而今年則此邑之守陸路發程待船到而準納京倉明年則彼邑之守又如此該邑監色與京江船主雖欲用奸豈可得乎毋論米菽上納自京司精捧然

後國本自固民生自厚矣以言乎田結則田野闢民戶增結總稍減其故何在三十年一改量自是國典而改量今已年久矣奸胥猾民或以田換畓或以垈換田當年未移永爲遵行亦或有上田而輕卜者或有下畓而倍結者此皆法久弊生因緣幻弄者也令若依國典改量則非但難於得人艱於糜費亦必奸竇乘時恐有袪弊生弊之慮以愚見近來田畓擧皆富豪之兼並則使其畓主自擇邑中解事理習結卜者自已田土逐庫抄量減重添輕損薄加沃則土無欠縮之患結無隱漏之端此所謂朝三暮四也結卜自然均平田畓自爲改量

矣田主各成量案三件一件置之本官一件置之該面一件置之田主而本官都聚一境量案一串貫來裒成大帳考較前日則民無繁劇之弊而國之地籍全完矣公私俱便孰有愈於此者乎大抵斗斛權衡古昔聖王所以平準之器也升合之粒非斗則無以算斗石之穀非斛則無以量衡非權則無以度物之輕重權非衡則無以稱物之多小其於爲治之具此不可闕一也斗斛均則王政無荒權衡平則民情無僞而近來法不如古郡邑斗斛有大小之數市廛權衡有低仰之弊苟欲復古矯捄之方專在於執法者之公平擇用公平之人使

居內各司以補外守宰則斗斛權衡自歸於公平矣以言乎衣服則我國章服太繁朝服則金冠紅衣紅裳後垂大帶條帶蔽膝白衫紫綃帽烏紗帽黑團領胷背紅團領淺淡服品鞓黑鞋也戎服則大天翼虎鬚笠飾孔雀羽蜜花纓弓鞬矢箙夾袖褂子戰服腰帶纏帶金盖銀甲也士庶之服則大襞衣小襞衣滾衣道袍也凡此諸服不干於防寒却暑者已多而貴賤之文章尤繁分以言之則盖數十件也朝紳在公闕其一不能供職苟欲一匕辦備則動費數千金公卿大夫連騎結駟羅鍾列鼎之家則哿矣而暑不能張盖寒不能重裘啖蔬飲

水之人雖欲備之其可得乎自朝紳至士庶必須去文而務實汰奢而從儉則制約費省國裕而士不貪士不貪而民不削矣以言乎財幣則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乃設輕重九府遂造圜幣使齊桓三會兵車九合諸侯得爲天下之盟主矣至于嬴秦鑄半兩錢民奸滋生至漢氏始鑄五銖纔設旋罷太史公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以白鹿皮造幣肉厚而利用文景之時天下殷富至於貫朽不用自漢以還晉之榆莢北朝之鵝眼名殊制同唐季以下盛宋皇明各因時適宜鑄幣不一傳曰民患重則鑄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民

患輕則鑄重而行之亦不廢輕此蓋言其稍〻舒民力也我東初無錢幣以紙木代以賣買 列聖繼作國肥民富始鑄常平幣〻成之初民不善用政教益密幣寳漸重公私之日用無礙通行米穀布帛田土金銀用是而賣買故有使鬼排闥之權人民愛之如兄殖貨以來用之甚便莫此若也其體天圓其孔地方周流輪囬一日之間一人之手往來無常致此多則公伕之勢可埒而隆貴之權可奪矣近來鑄之少而用之則繁富戶無子母之貸窮蔀乏錙銖之積内而國帑枵空外而公納愆滯此曷故焉職由於富豪之兼並都斂積而不散之

致也今議者以銀幣代行以舒公私窘艱之力云則此是因時酌宜之議也天下各國無不通用而惟我國姑未行之者非他焉我人非不知銀子之爲寶也而前日所不適行之寶猝欲行之則略有所碍者十百千萬之價易與而分錢細微難於與受由是而趦趄未果者也此則小民之迷見泥於舊習爾蔽一言今先自國家千百銀幣都聚於戶惠兩司及各衙門列邑之軍還結代錢上納勿以錢納以銀責之則勢必買銀於京司以納矣銀幣自然通行工商之交易衣食之賣買亦無仮礙矣然則富民之藏錢自爲分散貧民之資生從以便矣

孔子曰節用而愛民豈欺我哉富强之道惟在於節儉而已耳若夫人之技藝則猶禽獸之爪牙羽毛天之於禽獸也予之爪予之角予之硬蹄利齒予之猛毒猋疾使各得以獲其所欲而禦其所患惟人也則倮然柔脆若不可以衛其生者豈天厚於所賤薄於所貴哉以其有智慮巧思使之習爲技藝以自給也而智慮之推運有限巧思之精微有漸故雖聖人不能一朝一夕而盡其美也故人彌聚則其技藝彌精世彌降則其技藝彌工此理勢之自不得不然者也故村里之人不如縣邑之技工縣邑之技工不如名城大都之藝師名城大都

之藝師不如京師之新式妙制彼居窮村僻里之人至京師偶見草刱未備之法欣然歸而試之竊竊然以自滿曰天下未有賢於此法者戒其子若孫曰京師之所為技藝者吾盡得之京師無復可學矣若是者其所為未有不鹵莽陋惡者也我邦之百工技藝皆舊所學中國之制而中國新式妙制日增月衍非復數百年以前之中國我且漠然不相問惟舊之是安何其懶也誠太息者也幸上國技巧之人來留都下此誠以不能學於能之時也先擇都下有技巧者使即學之舟車甲兵之制版鍤溝壘之法俱得其妙然後繼以我人先通技者

各道列邑派送幾人教之其方使百工得爲般郢之巧則豈不美哉兵法曰械器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盖兵者資其器械售其智力也雖有十萬之衆徒手充額則與無卒同也雖有器械朽鈍破缺則亦與無器械不異也今國家帑廩枵空雖欲尙武無以養兵且無器械兵旣不養則無以鍊習鍊習廢則器械藏器械藏則朽鈍破缺矣現今郡縣所藏之器械視其弓則弦靶蠹食視其箭則羽括鼠嚙視其刀則蛛絲粘室視其銃則枯津塞竅視其鎗則綠苔封刃一朝有患通國皆是赤手也可不懼哉且列邦日強巧思日

進近世之謀伐人國者創製奇技巧物一夫决機萬人殞命安坐而湛人之城池如回旋砲克虜礮猶其跡者其他器械之迅烈無與儔比中國與泰西諸國使用已久矣至我國則所謂武夫彎脫弧之弓御無鏃之箭立的於百步之外才得一中則自以為妙技豈不寘愚淺鈍哉不得不變革乃已凡民之有工技者使處於城邑無得散處於村閭復其戶倍其傭月計其一口之食而編名於軍籍守令以時考較其技能巧拙以增減其量如有特異者拔之爲將官令各激勸則利器可造也奇械可製也爲將帥者或發謀出慮製爲奇器新式用以

禦敵百工亦隨以各奏其能則其於破敵何有斯之爲
武備也豈不周且密矣乎與其藏朽鈍破鈌之物隱然
恃之爲有備者相去遠矣故叅判奇正鎭有言曰三年
大比造士入格者使之試柳葉箭二中者置之國庠若
未中者削之則亦足爲養兵之道此言似是迂遠若行
此法則讀書之士皆彎弓善射家〻弓矢人〻武藝豈
非併用長久之深謀乎近伏讀 聖綸西法其器則利
苟可以利用厚生則農桑醫藥甲兵舟車之制何憚而
不爲也大哉王言此誠今日生靈之福也苟欲利器械
有財乃成鳩財之道不必上損公貨下資民力而自有

從容便宜之方此何道也近來八域營邑之間苞苴公行大者以數萬計小者以千百計此皆有主而無主不正之物也從今以往苞苴名色根究其某例條多少毋使橫費於無益侈靡之用以助造器械之資則其於後私先公寧非美法乎且我國帶山濱海地方偏小郡縣過多不急之官無補之任厠於其間上自國家虛費府帑下至黎庶不勝科斂國之痼瘼莫此爲甚從今內而各司百官外而列邑守宰可並者并可革者革且京鄉各司胥吏額數十汰其七夫如是則無浩繁奔競之弊有淸淨寧一之望國費必減民力將紓時月之間民國

之便利不啻十倍官額數小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不肖不能必無僥倖濫竊之患而賢能久位政事習熟漢世循吏之長子孫尙家冢宰之獻賢能斯可致矣然則祿俸自厚貪饕自祛矣聖世美政孰有加於此乎哉邇來饑饉之後閭里浮浪無賴之輩專棄四民之業惟肆一種之惡嘯聚綠林往來萑池徒黨衆者以數百計小不下四五十刼入掠財道路要衝挺刃奪金村閭富戶冲火攫産八域之内無處無其患而三南尤甚其在禁戢之道寧可少緩然而討捕將卒視以尋常郡邑守令置之勿問叚令彼類愈往愈滋以十聚百以百聚千末

流之患安知無河南張角關外黃巢乎禁戢之策愚有一焉請試論之周有聯黨之法漢有鉐嗇之制自畿甸至於列邑五家作統各置統首里戶多者統首必多里戶小者統首亦小而不滿五戶者聯附於鄰里以爲譏詗防禦之道而毋論民之上下貴賤賊徒一入本里隣里之人惕於咆哮畏其跳踉閉戶不出便作越視秦瘠則此是賊邊人也自官治之以治盜之律苟有出義奮力不避石礮救人患難詗捕賊徒者賞之以戰伐虜獲之功且賊徒本習酒肉是貪則每每接住於市場之間爲接住者雖有一人殊常可以照得況彼三四五十乎

銃腰釰用錢如水者乎此若知而不告則亦治以治賊之律此法一行不待重門之柝而暴客自𢥞不必保障之固而百姓自安塞滔天之水於涓涓之始撲燎原之火於炎炎之初凡事豫則立矣此豈非昭代之治草竊奸宄之大法乎孔子答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聖人爲後世禁盜之明教豈不至矣盡哉以言乎用人則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臣十亂而九人焉而已陳氏曰天地間眞元會合之氣亙萬古而再見孔子才難之歎儘不其然乎以若舜武之聖必須賢臣之輔而明德可施仁政可行

蓋人君之有賢臣猶北極之有匡衛輔弼也舜之龍潜升德鷄鳴孜善以致都俞吁咈之治武王之無競維烈貽燕翼子丕承材庇菑養之謨舜何人也武何人也有爲之君得人則皆舜武也今朝廷之上宗室戚臣非不其人也公卿將相非不其人也舉皆局於習氣材不得達學不得擴所可道也言之長也畎畝販鬻之中或有伊呂之賢行陣卒伍之間或有孫吳之材埋塵之玉不採不得躍爐之金不求不致如有道德純厚聰明特達智勇超越者跧伏於草野華戸之下不問地閥不拘年齒卑辭問之安車聘之試其才能聽其論斷可置於廊

廟者置之廊廟可置於閫帥者置之閫帥可置於藝垣
者置之藝垣端正誠信可以輔導元良者俾充春坊之
班各輸其忠各盡其能則治具畢張百度俱舉矣五教
三禮可以敎虞舜之化九夷八蠻可以服周武之烈明
良際會孰不曰於斯爲盛也賢相即人君之股肱良將
即人君之爪牙諫臣即人君之喉舌古之學道懷才者
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何者殿陛之下補闕拾遺獻可
替否是諫官之責豈不重也人君有過一諫而不聽則
再諫再諫而不聽則三諫三諫而不聽則去之其去也
豈欲悻已然以吾言之不見用謂吾君之不能哉是以

至一至再至三而惓惓乎庶政之望也則經所謂克艱厥臣者寔諫官之職擇其人而官之尤可以審愼也且生民之肥瘠州郡之完凋専由於字牧之賢否然而八域之守令何可人人循良如龔黃邑邑茂績如杜召乎方伯考課之地能者之褒闡無容更議而否者之因循容貸或緣於勢焰或拘於顔私此我東由來之陋風也從今雖勳戚子弟爲吏者不堪其職則當黜者黜當陟者陟則聞良吏之風者貪夫必廉懦夫必立是故愚恒言曰宰相得人則朝廷正矣方伯得人則州郡安矣用人之効捷於影響古昔聖王取人之道不問貴賤惟取

賢能故伊尹起於畎畝而爲阿保傅說出於版築而爲良弼膠鬲之販鹽呂尙之鼓刀並爲王佐甯戚擧於飯牛芊敖拔於採薪衛平仲之宮奴也尉遲敬德之鍛夫也蕘晉公之編氓也韓魏公之賤孽也而爲相爲將俱稱名碩馳譽當時流芳百世至今籍〻焉照人耳目此中州四千年由傳之通義也惟我國之用人奚獨以不問賢能惟事家閥爲國弘遠之規得不近於偏畜乎世臣之子未必皆伊呂褒韓之賢草野編丁之家亦不無甯敖衛尉之才而縣官不知刺史不薦朝廷不聞堯舜之對無遺賢成湯之立賢無方其義安在誠不勝慨歎

經義難疑

問論語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此所謂道者果是何道而乃可以改可以無改耶

所謂道者尊父之辭而以事言則可以改以時言則可以無改何者道猶事也猶可以通行者也不以父之道而爲非者孝子之心也不以親之沒而遽改者人子之心也道是尊父之辭而三年如流水則其何以遽改乎

道是愛親之辭而三年如隙駒則亦何以遽改乎是知道若大故不好底事則可以改而旣非大故不好底事則乃可以無改也道若悖理亂常之事則可以改而旣非悖理亂常之事則亦可以無改也事死如事生而哀痛之心時不可以改之也事亡如事存而思慕之心時不可以改之也稍有不愜處而若改於三年之前則其於揚親之過何哉雖有不是處而忍改於三年之內則亦於死親之心何哉然則三年無改者其非半上落下乎

問陽貨季氏家臣而專政者也公山弗擾季氏宰

而與陽貨共畔者也佛肸晉趙氏之宰而因趙范相攻而畔者也均非聖人之可與有爲者也陽貨欲見而夫子不見固也乃公山召則欲往佛肸召則欲往聖人出處去就必非偶然夫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佛肸之召果何義歟

不見義也欲往義也何者無一時交際之誠者陽貨也有一時向善之誠者公山佛肸也以其無向善交際之誠故所以不見則不見其非義乎以其有尊德尚善之誠故所以欲往則欲往亦非義乎比之若權衡之一俯一低而當其可而已比之若尺度之或長或短而適於

宜而已義不可以見之則可以不見也義當可以往之則可以欲往也天資小人術旣狹淺則夫子之不見者固其宜矣不召叛徒反召聖人則夫子之欲往者亦其允矣是知同一叛臣而義之不可見則不見均非可爲而義之當可往則欲往如雲陰之蔽四面而不能畧感聖人之心則不見者非耶如雲陰之開一邊而旣能感得聖人之心則欲往者非耶不見欲往惟其義而已

問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程子以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治不過九州爲病諸之證夫帛肉九州等事自是聖人制節分限也聖人旣爲此制節

分限而又從以病之何歟

制則有限心則無窮何者聖人之心施欲其博而帛肉之養果及於老者之外耶濟欲其衆而九州之治亦及於四海之外耶帛肉之養止於老者而已不及於老者之外則豈可無病諸之心乎五服之治止於九州而已不及於四海之外則亦豈無病諸之心乎是知以天下爲一身而養有所不贍則以之病諸者宜矣以六合爲一家而治有所不及則以之病諸者允矣平章百姓而博施之心常存乎平章之中協和黎民而病諸之心常存乎協和之中粒民之謠熙〻乎四海而堯舜之心猶

其未安鮮慍之風洋洋乎兆民而堯舜之心亦其未洽調玉燭於春臺而恐一夫之不被其澤焚膩膏於金爐而恐一民之不得其所則以爲病諸者非耶

問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固爲先於文矣乃於四教先以文而行爲次何歟

語本末之輕重故行先於文語知行之先後故文先於行何者自其本末言之則行爲本而重於文也自其知行言之則文屬知而先於行也曾子之忠信先於傳習則此非本末之輕重而行先於文者耶顔子之博文先於約禮則其非知行之先後而文先於行者耶孔門四

科必以文學居德行之後則此可見行先於文者矣大學八條必以致知居修身之先則亦可見文先於行者矣弟子之職以行爲重則先本後末而行必先於文也聖人之教以文爲先則先知後行而文必先於行也六事之先行而後文者其非自裏面說入外面而先本後末者乎四教之先文而後行者亦非自外面約到裏面而先知後行者乎

問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然則君子不可不知命不可不知命則聖人教人當諄諄之而夫子乃罕言命何歟

命固君子之可知而命之理甚微則其所罕言者非耶噫人不知命則見害而必避見利而必趨故所以無以爲君子而性命之命其理甚微氣數之命其理亦微則命固當知而不可與門人雅言也命所當知而不可與學者常言也然則夫子之所罕言者性命耶氣數耶以爲性命則夫子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乎以爲氣數則夫子不曰得之不得有命焉爾乎性命之命氣數之命其理難識則所當罕言而所謂罕言者不是不言子路之被愬曰道之將行也命也伯牛之有疾曰無之命矣夫則雖曰罕言而亦有或言之時矣

問孟子浩然章論養氣而先言心夜氣章論養心
而先言氣何歟

養氣以心爲主故所以先言心養心以氣爲驗故所以
先言氣何者養氣之下其不曰集義之心乎養心之下
亦不曰平朝之氣乎既言集義之心則主於心者養氣
也既言平朝之氣則驗於氣者養心也惟其養氣主於
心則論養氣而可不先言心乎惟其養心驗於氣則論
養心而亦不先言氣乎心之勿忘勿助爲養氣之節度
則先言心者固其宜矣氣之湛然虛明爲養心之效驗
則先言氣者亦其允矣養氣者事皆合義自反常直而

集其義者乃心也養心者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卽氣也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則先言心者非耶欲因氣之息以充吾仁義之心則先言氣者非耶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

問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仁義禮知固性之所具也心者乃性之所發而今謂根於心者何歟

性是心之理也心是性之器也謂四德之根於心者非耶噫包此性者心也具於心者性也仁義固是性也而心旣包此性則仁義其不根於心乎禮知固是性也而

性已具於心則禮知亦不根於心乎是以有殘忍頑鈍底心則便没了仁義之根也有忿恨黑暗底心則便没了禮知之根也仁義若不根於心則性何以發爲惻隱羞惡之心乎禮知亦不根於心則性何以發爲辭讓是非之心乎心爲一身之主宰則仁義之根於心者可見矣心爲萬善之總會則禮知之根於心者可見矣心是性之統則仁義之謂根於心者非耶性是心之體則禮知之謂根於心者非耶

問中庸序文知覺或以爲性之用或以爲心之用心性之用果不同而當從何說耶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知覺乃此心之全體大用也旣不可謂性之用也亦不可獨謂心之用也程子曰心之未發知覺不昧則知覺其非心之體乎朱子曰心之知覺具此理行此情則知覺亦非心之用乎知是識其所當然也覺是悟其所以然也此則統言心之能事也知覺從義理而發爲道心知覺從形氣而發爲人心此則專指心之發用也故曰知覺乃心之體用也

問中庸序文支分節解詳略相因之妙可以詳言歟

中庸當作六大節看亦分四大支者何者首章是一節

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也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引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愼獨之事以馴致其極也以四大支者則如支體之分而章亡

詳畧相因以六大節看則如骨節之解而句〻詳略相因也

問大學止至善不外明新之事何又特加一在字以立綱領耶

至善乃明新之標準也欲明新者必在乎止至善則特加一在字以立三綱領者非耶噫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但云明德則夫孰知其明德之至於極處而爲眞箇明德耶只云新民則亦孰知其新民之至於極處而爲眞箇新民耶明德而不能止至善則非明德之極功也新民而不能止至善則非新民之極功也

惟其明德之標的在於止至善則可不言在字乎惟其
新民之準的在於止至善則亦不言在字乎

書

上任祭酒先生書

拜違侍右倏爾逾月慕用之私無容云喻若得藏修廡
下庶幾融化平昔孤陋而瑣〻家累日益叢委如蜂粘
蛛網未賞宿願晝詠宵興翹首悵望而已伏未審寒沍
比劇道體佚對時萬康庇下諸節無恙伏遡區〻無任
下誠之至侍下生奉慈依過而尋行數墨漸覺隨手遺
忘伏歎奈何先人碣銘既得顧可感幸之極不知所措

辭而磨役已訖竪立之月日至𥳑此便下送銘稿從速
刻了則何幸何幸來月間竪碣得畢則往候門屛仰質
經奧以開茅塞之胷而且受嚴正之鈴督以消麤厲之
習氣爲計下諒伏望耳餘伏祝爲道保重不備上書

上朴判書定陽書

近閱唐史至唐太宗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
屋營構旣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
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恤其德擾勞實多未嘗不
擊節而歎也大抵建屋之法拓新基具新材會衆工經
之營之則良匠可以盡其智主人可以適其宜此鉅事

也若仍舊貫而修之則省徭役減糜費事半而功倍立睹告厥之成屋將顛而不重修不智也凡事莫如豫棟梁之完全者仍之榱桷之毁敗者易之以新其堂宇可也向所謂唐太宗建屋之喻豈非治天下之良規哉

答黃殿令圭琭書

理無形也故晦翁有云此懸空說不如經史上體驗得此說劈破陋儒之痼習雖然形而下者人皆得而見之從厥形氣而究之則思過半矣程叔子所謂見兔可以畫卦豈欺我哉但二氣交感品物流形之初散於千萬動植者何莫非理之所以然也智者先從動植兩種

而漸次看得破則可以無往不得矣惟王文憲公所作
造化論較詳高明覽之焉

上金判書鶴鎭書

昨於急遽中未盡鄕慕之萬一紆菀冈喻伏惟日回台
體候益爲保重閤下以宏傑雅量當此盤錯之地客運
神算使一省安戢豈非大君子素所蓄積乎伏以膚淺
之見臚列現今注措之事五條仰白非敢謂一得也用
效平昔受知之下衷耳

一招致各邑營邸吏使之擧行而或稱以家垈灰燼者
則雖借屋賃房如前奉行若不遵令者施以重律之意

嚴飭則邸吏先爲奠接必多所隨之人戶民心稍可安頓

一西門外南門外自官結構市肆五十間兩合爲一百間自緞廛布木廛紙廛藥廛魚物廛等項使之開市於此勿爲散去則足爲現前安集之計而疇昔富商輩必以無物貨爲言然此則緞匹藥材爲先借貸於京城立廛及藥局布木紙魚等是道内所産也開市則自然交易

一行旅來往之際不可無馬枋西南門外自官亦爲結構十餘間以便通路兩處所入錢財多不過五千兩而

自官結構使之奠接限數年待其成樣依所入原錢數
以十二例捧之則公私俱便
一今番灰燹之後無論貧富民人舉以離去為計胥動
浮言莫可挽執饒民雖經灰燼猶可隨處奠居至若貧
人計無所出安得不離散也理勢固然若不大示更張
必當渙散乃已其被火處摘奸戶數前居主人姓名一
一修成冊招致使之結構於舊基而如或有饒民之不
願居者使之構屋後出去之意嚴飭則庶可以整頓而
至於物財所入自官隨宜措劃以為助力之方
一今此更張之方必得人民輻湊物貨來集然後可以

復舊之萬一其鳩財之方使京人有工巧有風力者鑄錢於營下恐未知何如

答大司成徐相鳳書

執事先生以經禮之說下詢其意盖曰不耻下問而公聽併觀也生學識蔑裂不敢辭爾開喙而若專然緘含則又非相悉之道也故畧此仰白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無非是物也然人不忠信禮不虛行有其質則斯有文矣古昔聖人言出必行令出必達可以乎天下可以格鬼神可以感豚魚者非他焉以其忠信之質能行經禮之效也孔

子曰足食足兵足信今可謂食兵足耶信足耶管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今可謂倉廪實耶夫實倉廪而足兵食者必有其本焉曾傳曰有德斯有人有土有財思傳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德既修則庶績咸熙而經禮之文於是郁〻矣顧言之非難行之爲難行之而不間斷爲尤難若上之人能眞知而實踐則可以風行草偃而化八域矣執事所謂利益蒼生者豈不在於是乎大抵尙文時有不同漢以經術董仲舒之天人獻策明其道也雋不疑之以春秋决獄明大誼也唐以詞章吟風嘆月抽黃批白美則美矣不知其何關於治亂也惟我

東方奎運回泰聖〃相承文明之德培養人材賢哲輩出挽近以來教化陵夷士習頹隳徒事虛名章句無補於實用文辭只歸於華藻矣何幸執事敦尙經禮教人有道育才盡善將見菁莪之詩家〃詠歎泮水之章人人歌頌思皇多士必生王國矣雖然有一焉易曰方以類聚小戴記曰禮時爲大此則尙矣無容議爲而昔我晦翁有言曰當今之時使我定禮則當厚其實而粗爲品節也夫以忠信質直之人執制禮之柄則敦其當行之大經而損其繁文末節此方今急務也子思子曰有其禮無其時不可行此不易之格訓也未知執事以爲

如何

與巡幕韓五衛將用旭書

令此稅政之督非不知出於不得已而歛歲民情嗷〻難保一自搶攘以後人心未定西民東移北人南去當此之時若不撫摩勢必渙散渙散不已則無民國何以爲國官何以爲官乎大抵稅穀之捧自冬而至春者非徒漕運之便專由於民力之舒也現今面〻村〻猛校毒差家收戶括瓶罄囊銅盡刷無餘鞭扑浪藉號泣載道此是不忍開見處也南民納稅之節冬則織布捆屨春則得雇出債以圖辦納者而今則如干冬粮括盡無

餘貧窮之民開春必至流散矣且以羣倉所納言之每
一石所入爲十九斗猷價七兩收刷則計其價爲二十
八九兩也量其時勢猷價七兩又是加出而亦不可無
者也且雪泥氷程飢凍之民疾病易生死亡相續則雖
欲盡刷其可得乎今之事勢今日空一戶明日空二戶
將至於盡散乃已則續後之憂倍有甚焉愚有一計富
民以有餘之穀當此國艱之時豈可無出力之義乎然
而自營門若難發令則生今雖蕩敗以家糧米石當先
願納於軍需矣自營門舉此曉諭於列邑則有穀者孰
不樂從哉聚其道內之富納量其數奚止一二萬乎以

此亦軍需而稅政少緩則國有軍需之用民有餘力之
方富有向上之義此豈非三便之道乎詩曰哿矣富人
哀此煢獨且以富人言之民皆盡散土皆陳廢害將焉
歸積蕢成山聚勺成海涸水枯鱗均霑實惠則惄相頌
德倘復何如哉十分另諒若何

答趙石城漢根書

下示良匠建築後人毀劃之喻荷此遠及不勝感頌奉
讀再三頓洗了胷中之滓淤敢以重修之說以塵淸覽
幸勿深誚若何今有萬間大廈歲久不理東頹西圯傍
傾上漏牵補支撑苟度朝夕主人一朝奮然招羣工而

謀焉老匠曰舊制甚美椽桷之可易者易之柱樑之可存者存之不以時日爲期隨傷隨補漸次修輯則終至一新費亦不多少匠曰不然近觀某處某屋則層樓曲欄皆是新制之妙而曲暢旁通華麗壯大恍若天上樓閣其功比於舊制而倍易其費亦半減矣主人惑於其說使少匠試役焉則曰某則善鉅某則善斧會此衆工可以不日成之同類相為引重遠近畢集奇技巧藝爭呈競效眩惑萬端而一無所裁定主人佇待新制之刱而不覺舊屋之漸壞老匠雖知新制之難成然恐見踈於主人而終不直言日費漸倍巨厦將傾可勝歎哉大

抵土木之役有築者建者又有毀者劃者然後工匠可以得利於其間矣凡事易毀難成此人勢之固然也孔子嘗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此可謂執事之盡其職者耶東方朔避世金馬門則此其生之所當爲者耶天下事不可以一時之得失爲欣戚也牙絃遇鍾子而始奏枳棘非鸞鳳之所集方今聖明在上側席久矣以執事之才之美雖欲勿用於世亡豈舍諸以生之不才從執事之後周旋於一世則其所資發亦豈淺尠也哉

答梁慶州書

示來治國者以仁義爲頂鍼之教不覺悅服武王一戎

衣定天下延八百年宗社始皇並天下不過二世而亡長久之道豈不在於仁義耶方今海禁已開通楫外國以求其學者是開明發達之意想而年少才子志慮未立游於遠方則豈無周羅事之病哉諸葛武侯不出茅廬先知天下之三分而受任於敗軍之際六出祁山用兵如神處事正大雖魏吳之強莫敢加焉可知其萬古英才而未聞游學於海外也其曰筆下有千言胸中無一策者是不過壓倒東吳羣儒也吾聞讀書有經濟之策未聞不讀書而能經濟者也方今士習渝薄師道廢弛此誠作成人才挽回世道之一大奇會也列邦之拓

土地足兵甲寫財用者豈非興學校覈名實之効耶孟
子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以當今之勢言之公
庫枵空民生塗炭若魚爛河潰而不可收拾及是時特
爲大更張選其俊乂老成之人可置廊廟則置諸廊廟
可充守宰則充諸守宰武將則擇其智仁信勇之人訓
鍊士卒修整器械永成完規則國何以不强春秋時鄭
國處晉楚之間日夕受兵子產爲政都鄙有章廬井有
伍從惠儉廢侈泰輿人誦之衛文公以大布衣大帛冠
務材訓農通工易商授方任能因以中興是以非常之
人明彝倫正風俗興學修武節用愛民明於盛衰審乎

治亂能成非常之功也今日選舉當以兩漢爲法惟其材則不計地閥超遷階級書所謂立賢無方者非此耶醫國如醫人〻有沉痼之疾而羣醫列坐各眩其能雜試方藥則雖扁倉何可以盡其術乎以我孤陋焉知時務示意及此故槩陳愚見幸勿深誚如何

答李進士濟憲書

所論科文白紛之說既得聞命而管見不能無疑者大抵我東人柅於朝典不得不然而本不立則爲人之學也雖曰孜〻一生然所求不得則心氣沮敗退然中輟觀夫往昔如此者比〻矣務本之學則不以人之用捨

有所沮勸吾心固自若也聖賢千言萬語秪是欲人本立而道生也雖然居是邦非舉子尺度雖通才無由發迹必若程叔子語一月內十日工科文然後乃可以并行不悖矣若使知道者當路則一準明道先生熙寧之議而立朝典矣此非淺慮所度也宋明以來先生長者至論然也盖不先躬行不可以教人先生盍究六經四子以作炳燭之明而教誘後進幸甚

戒家兒書

人無有不爲人父者亦無有不爲人子者孔子答孟武伯之問孝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此非特於有疾時為憂

亦於無疾時常憂其愛護之不謹也曾子有疾召門弟
子曰吾今而後免此不以酒肉之養爲孝以體膚之全
歸爲孝也以孔子之大聖猶云憂疾而况凡為人父者
乎以曾子之亞聖常護其身矧乎凡爲人子者乎余賦
命崎嶇十歲失怙中年喪耦只有汝男妹汝妹又不幸
惟有父子相依其情曲倘何如哉汝之酒肉之養定省
之節人皆稱之我猶有不慊者存焉人之病多出於飢
飽寒暑而汝以虛薄之資或有薤結之氣而每過勞力
費心忍寒耐飢及生疾病則譫語苦痛舉家驚惶汝何
不諒老父之情曲耶從今以往休勞寬心勿寒勿飢節

食服藥無致生疾使此老父無至惟憂是所望也汝亦爲汝之子女之父以汝心度吾心也

戒孫兒南浚書

余以十歲之孤未承趍庭之訓且家計蕩敗汨沒世累學旣不能就歲又不我與遽當六十始覺五十九年之非雖欲朝聞夕死精神衰耗見事輒忘自歸暴棄中夜思之仰屋竊歎而已汝今當志學之年内有父訓外有師敎亦無衣食之憂及此時也修行進學可以爲成人矣優遊泛過未免爲愚騃可不懼哉勉之勉之詩曰戒汝爲小學聖訓明如燭學而時習之可希賢人域戒汝

為正心端坐慎而默以四勿克己以九思接物戒汝為修身孝弟又敦睦色愉父母喜情和親戚悅才禀雖高下成就在勉力文章難可期君子不已作戒汝勿驕易禍敗不旋足小而失其家大而亡其國戒汝爲忠信無信人不立所以交國人亦可行蠻貊戒汝勿侈奢翫好人志奪莫憐衣輕裘不耻與狐貉戒汝謹酒色酒狂色易溺黄金已用盡白頭空歎息戒汝善守成一失更難得妻寒子呼飢哭之終何益我老汝父弱家事是誰責汝弟善教諭老而同湛樂不知孝友道禽獸奚爲擇守義心不愧安分身無辱處家尙勤儉自天降福祿吾豈

欺汝哉眷眷常佩服

題樂顯座右書

余早孤昧學未免擿埴之行偶讀石潭先生集吻然若有所遇盖其文法易直開板便了了矣因求得全帙時常繙閱且緬思疇昔當栩栩然見一丈人騎牛入門余磬折再拜而問之則乃尤菴宋先生也即叩石潭集疑處數段丈人應答如流覺之胷中充然有得此汝生之年癸亥也又承尤庵集讀之其學慕石潭而宗晦庵明於義利之辨使讀者惺心惕慮但書多奥晦不能究觀也汝入學幾年本領不立是可懼也爲書石庵二字揭

于汝燕居之壁上俾資日夕警省須若常陪兩先生而親炙焉細究而實體之可以得迷途之津梁矣豈曰小補之哉終身用之而有不能盡者矣

戒兒曹書

汝曹讀凡幾部書讀之而了無效力者有説焉其病原把書作古紙堆而已矣先輩讀法者不切已事作切已看此較然者也聖賢格訓何莫非切已事泛看若不切已而玩索則皆吾事也經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傳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洛閩諸先生釋之曰人者指人身而言也又曰心猶穀種也性則其

生之理也讀此其無曉暢於讀者乎性心之基地也心性之郛郭也才說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氣之精爽管吾郛郭然後可以爲屋主矣然非用功於變化氣質者瞀焉心馳於軀殼之外淵淪天飛是大可懼也蓋一動一靜者氣也靜之動之者理也每酬接求靜於動則思過半矣心之官思思則得之心猶陰陽也性猶太極也太極常在陰陽之內而不離乎陰陽之外也所謂今日正要清原端本獨觀昭曠之原者非他焉即延平先生須靜坐觀未發之前氣像爲如何者耳蔽一深究乎子思子戒懼謹獨兩條此兩條與大學知止而後有定

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若合符契矣其他九經十六史熟觀而體驗無間斷循循勉勉可也晦翁曰無徒為懸空說不如經史上體驗得此至矣盡矣吾以吾言諭之曰程先生論中庸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寔晦翁經史上體驗得者矣雖通貫乎萬部書其歸不愧屋漏不動而敬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二條矣篤信乎此則漸可以馴致于贊化育矣未知汝曺言之耶行之耶

答南浚書

得見手書慰喜不已孝經之朝夕貫誦欣幸而勿論某

書徒讀與不讀同滾究詳解融會其理趣可也身體髮膚毋敢毀傷況可毀行乎此意常在肚裏則可以爲人孝者百行之源不孝五刑之首也孝莫大於養志養志莫過於聽訓今汝年十七入學爲十年尚未解蒙汝若對人則必有羞耻之心矣若無羞耻之心非人也爲其父爲其祖之心亦何如哉孝於父母友于兄弟人之當然則不待勸勉而可以行之也論語云出門如見大賓此言敬心也傳曰守口如瓶此言愼口也偉人傑士皆從此門路做成念兹在兹勉旃勉旃

寄南浚書

卽問夜來家內均安耶遠念遠念祖抵此無損是幸大
抵人生世間不孝不友不敬不學非人也卽禽獸也汝
欲爲人耶爲禽獸耶孝友敬學人皆仰之好謔輕言人
皆侮之汝欲受人仰耶受人侮耶若妄言疾走坐立不
正非徒同儕侮之下隷亦侮之默言端坐同儕仰之下
隷畏之此件事皆在於一心心正則身亦正心身一正
一家和之州里化之世稱君子人心不正則身自不正
一家貳之州里誚之爲輕薄惡人善惡不難卞矣儉者
德之符也侈者惡之萌也儉者以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傳之無窮侈者雖爲市童憐還爲識者鄙且自己貧窮

不旋踵而至可不懼哉敬佩於心跬歩不忘也

答南浚書

見書知大都均安甚喜而未知課功與修齊之方近果如何耶甚欝甚欝崔友道一玆往偕與讀書而此雅於汝爲師表益加敬之交友有道損者三益者三已著於經而此外又有三損一曰虛譽二曰浪游三曰酒色之徒有三益一曰勸以忠信孝弟二曰勸以學文三曰勸以持身端正愼默也一曰無賢友不可以成人古人有言時月不見黃叔度鄙吝生矣正人與正人爲友惡人與惡人相從此謂類亡相從可不擇哉昔劉元城見温

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元城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此實千古不易之格訓也此一節汝常體驗而行之則亦可爲善人也今聞汝再從兄南圭拜昌平郡守不勝榮感此豈但當人之善皆由於先世之蔭也積蔭卽孝友勤儉也汝若正心修身齊家則可以爲公爲卿若不正心修身齊家則必難免貧賤可不懼哉修齊之道在於正心正心之道在於讀書才不才雖異禀實心做去可以變化氣質汝其勉旃

答南浚書

即見手書以知還家無撓又曰改心善課吾從此喜而不寐也古人云人孰無過改之則善况以汝蘋齡其間浪游容亦無恠今則篤工就善豈不樂哉與四弟相愛相勉以成善人保我家聲也汝書中何但一家亦將有一門之發云汝言固是而雖有先蔭子孫不肖則何可望此惟在於孝友勤儉而篤學然後天必降福知之銘佩也

答南浚書

見書甚喜但謂課功雖不浪遊而無漸進云無漸進專由於不着心汝旣知無漸進則何不發憤忘食人十己

百人百己千以至於有成耶古人有三冬讀書平生足用者又云士別三日刮目相對吾雖不能遽以今冬望一生之用而不見汝幾三日耶經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士以修行爲貴而非學文不能擴充故爾才之清濁雖禀於有生之初剛志篤功作之不止可以變化氣質矣益加恭敬勤儉勿生驕溢之心也余見少年有自妄尊者常所痛憎而况汝曹乎若有驕溢之心非徒滅身禍及父母可不懼哉必有賢子孫然後可保門戶十分猛省

寄南浚書

汝父衝寒而來見面則喜内心更憂還家無恙是所望也近日寒暄不調老弱易病汝母益加調理汝弟輩毋使外遊可也祖間有微痾今則少可矣所課近在何書耶人無所學未免夷虜耳非孝友禽獸奚擇焉孝友都在一心之正心正則自歸於善不正則自歸於惡人孰不欲善其不善者心不正故也正心之道如磨鏡敬以持之則心竅自明心明則善惡可知而行之必力矣人之生於世也有賢父兄一樂也汝有賢父有幼弟爲孝爲弟豈不易於餘人乎哉雖富貴掀天不孝弟不人也雖簞瓢屢空能修孝弟可謂賢也孝弟亦非難一遵父

訓友于兄弟睦於族戚是已勿少放心勉焉孜孜毋負此望

與新報社長書 此書當在晉李進士濟憲書下

國債之未報為臣民者孰不流涕而繼之以痛哭乎古有鬪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傳之青史至今稱美然以我韓臣民之力泄泄莫敢遽議報償有志未遂者久矣何幸大邱徐相敦氏斷烟報償之論出於憂國之忠而惜我同胞之空費感頌萬萬奚可但以斷烟言之乎各隨其力出義報債可也朝野同心勤儉相守節用愛民則國債不足憂富強自可致也生之

眷寧不下十口敢以微悃紙貨四十圓寄換于皇城郵
司伏呈于貴報社照亮查收後回示伏望

與姪樂善書

自君外除之日惟吾戰兢之心不弛於晝宵間也夫治
民不甚難廉儉則政治貪婪則怨生每於臨事對民之
地惟以淸貪二字辨析於心以眞僞二事詳究於理久
愈熟之則治否自判而杜召龔黃之績亦自此中出來
矣昔我忠肅公莅楊州民有白雪之歌而今世之民異
於前日若有小德微惠則大譽自至可謂事半而功倍
矣君以先祖之心爲心則小縣不足治而可以無忝祖

先矣且還結無使奸胥操弄糴糶捧納之時精察細究廉潔均一了無一毫私心於其間會計當而已幸勿以做官爲樂以得民爲榮上答聖上分憂之恩下慰黎庶安堵之業也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上德不宣聖澤不流此是垂後之法言爲守令者不可不念也君平昔居家有道持身有方今日居官必無傷失而益懋操心以副吾憧憧一念也

與商浚書

古之人四十始仕早仕亦云不幸汝年弱冠言行舛誤

姑無方向學識固陋亦小糟粕以汝者汝可謂面目可憎而余甚嘖〻者久矣汝以斯人近日之政筮仕寢郎未幾陞六品感則極矣汝以爲榮耶以爲不幸耶汝以不幸知之則是幸也今以勤學之年粗無衣食之慮兼有汝爺之善導完養精神倍加誠力先正其心〻正則身自修身修則家自齊家齊則移其効力於凡事無不得其當矣

戒諸孫擇友處仁書

吾見近來後生少年不聽老成人規誡恣其習氣厭與勝己者處喜與不如己者友以狎昵爲相歡以柔佞爲

相愛所從者皆媚悅人意長其惡習之徒誘之以居無算之奇貨漁無饜之麗色津〻流涎昂〻增氣其實有錦焉以華其阱有餌焉以馨其鉤不顧傾人之家陷人之身而相與跌蕩歡娛以快其情慾是與擠井下石之類奚異焉是故聖人詳語三益三損以警夫後世而膏粱騃子迷不覺悟只取好承奉者爲友駸〻然入於其中一薰一蕕十年惟有惡臭而已蔽一曰善吾承奉者皆損者友也忠告責善者是益友也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及切〻箴規者朋友之任也古之大人孰不資於朋友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

必求諸非道此伊訓說而亦精當於擇友之道也丹之所藏者朱漆之所藏者黑善人與不善人居與之俱化而泯乎同歸故孟子戒以宅不處仁焉得智汝曹必審其村里仁或有邪佞易爲熏染可不懼哉須當擇仁者之居而居焉相觀而善之可也此以吾所已歷已驗者語之汝其銘着脊樑牢定脚跟日夕猛省也

雜著

論

鰥寡論

夫鰥寡者四窮之首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此者憐

其無依也古者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也而今之鰥者或四十而有娶五十而亦有娶〻者死則或有納幣而爲寡者嫁而未滿一年而爲寡者皆惑也古之聖人制禮作法取諸天地生長收藏之理順乎人情而節之春夏者人之少也秋冬者人之老也少而婚嫁以資其生育老則受養焉今之人胡爲乎泥於俗習杜塞生毓之理以喪和氣耶噫昔者范希文幼孤而母適朱氏陳瑩中之母適潘氏而生默成此三賢者道德名節冠絶當時至于今爀〻照人耳目不以母故而爲斯賢之累且賢母生賢子凡見賢子可以知其母之賢此世

亦豈無生賢子之寡蓋不知淑德懿度如文正之母與
陳先生之母者且幾人矣而或碍於鄰里之耻或沮於
家門之疵獨守紅閨消磨了青春終至於老絕其生育
之道而究氣欝積可勝歎哉愚有一說男年二十以上
雖有子卽當再娶三十以上有子或可再娶四十以上
雖無子不可再娶或可買妾女年二十内外雖有子再
嫁三十以上有子則不可再嫁四十以上雖無子不可
再嫁此在制法者品節之如何耳程子曰貧窮再嫁餓
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娶失節之婦是自已失節此大
君子垂萬世之法言也今此臆論竊知僭踰無所逃罪

耳然物之相物昆虫亦有此情也用諗吾子姪云

說

女行問答說

有問於華城子曰內則曰女有七去之惡則去有七而後去之可乎纔有一而去之可乎華城子曰有七去之惡則去云者非言其有七而去之也蓋言其有一而去之也吾聞曾子以一蒸梨不熟出其妻何待有七而後去乎七惡之目曰不順曰多言曰淫曰妬曰惡疾曰無子曰竊盜也蓋夫婦生民之始萬福之原重且別焉古之聖人雖以七惡名之而以愚淺見可恕者三不可恕

者四七之中有一則去之可也以曾子之賢豈無可恕
可化之道而竟至於出則必於不可恕中有其一也客
曰敢問不可恕者四何可恕者三何也蒸梨不熟小也
出其妻大也且不入於七而去之何也華城子曰曾子
大賢大孝也必有可出之事而若以重惡名之而出則
必不見容於世故憑小過而出之也蒸梨所以供甘旨
而蒸之不熟則其不順於父母可知也不順父母則亦
不和於兄弟不睦於族鄰不可恕者一也多言則讒於
父母間於兄弟囂於族隣不可恕者二也淫則桑中之
期草露之行醜播遠近不可恕者三也竊盜也者其心

不正故其行亦邪不可恕者四也妬則性褊酷愛一與之齊惟恐其分情可恕者一也惡疾也者非自作之孽乃天也可恕者二也無子也者亦命數也非人也可恕者三也客曰子之言似矣而三不去者何也華城子曰有所取無所歸與經三年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客曰有於七而并有於三則將若之何華城子曰宜乎子之問人之處世也有經有權觀其事處其權可也處常易處權難有一於四則割恩義而救飢寒是處權之道也哉客雅㐌然

擇婦壻說

語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兄子妻之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文王大聖也孔子大聖也一則求淑女一則擇賢婿而心法則一也蓋婚姻者合二姓之好奉先祀繼後昆生民之始事莫大焉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此是千古不易之論也婿苟賢爲百年之嘉耦不賢則爲一生之誤也可不戒哉婦若賢則順乎父母樂乎兄弟宜爾室家矣此尤可愼擇也近俗澆薄愼於擇婿忽於擇婦不問德行但論貧富此夷虜之風也且婿則容儀之淳漓德行之善否耳目之所睹也婦則容貌德行一從媒言忽略甚

矣先察婦家父行之嚴正母德之柔順使媒妁觀其容貌之端淑動作之安閒察之詳知之明然後納幣行禮則可矣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此亦賢人之言也然而娶婦必求德行之勝吾家者不可求富貴之勝吾家者也故范忠宣公取婦聞婦以羅爲帷幔不悅曰綺羅豈帷幔之物乎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當火於庭如是立家法則不慕富貴而慕德行庶不失嫁娶之道矣吾聞相命者之言則女額狹而短顴骨露而上懸雖有才其德薄此言非專無驗矣且女有五不可娶容貌醜惡則性必悍毒不可娶

也其父徒善而不剛則家道相反敎女不成矣不可娶也女年過二十則有欲嫁之心久矣不可娶也大富極貴之家驕侈爲習不可娶也至窮極貧之家聞見卑陋不能教訓不可娶也寡婦之子女則其母賢淑之行稱於鄰里然後可以嫁娶也

峽居問答說

經野子寓居雲水縣月隱村星已一周苦無攸樂所見者亂山叢石所聽者農謳牧笛問於村老曰此村之闢昉於何時所業者何事男不讀書女則舂杵未免蚩蠢之俗且田荒野狹鑿山而耕背巖而稼人力倍困所得

者稻黍烟草而已而衣不蔽軀食不鼓腹秋熟則亦不能無稅官督吏喝以日繼夜瓶粟分銅盡輸無餘何以聊生歟名都士女起居於軟暖窠中出則乘肥馬衣輕裘入則方丈之羞錦繡之飾一身穩便至於皂隸孽妾被紋綺飫膏粱天以好生之德生此民豈有豐於彼嗇於此之理耶蓋人傑地靈名都人蓄物衆遠近之財貨委輸故衣食出於易峽居則人稀地狹故耕不得穀腹織不得緜身矻矻而無功何不居名都而居窮峽徒自勞苦爲村老莞爾而笑曰君未免俗類者也此村之闢年不可考北有碓洞之遂西有鍾峴之險東有春嶺之

峻南通一谷緣澗攀崖而行此可謂天藏之地而萬德一麓逶迤屹立如雲中圓月地平野小東西未滿一箭之路南北可盈數馬之場峰巒秀麗溪潭澄澈仁智之樂不在於此歟若使子孫讀書以成才德立於王朝致君澤民此是大丈夫之事而其可以智力必得乎且令之世野有遺賢位多尸素縱使宵中貯經世之偉策必不能見售也耕斯鑿斯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各安其業各遂其志身雖勞而心則逸豈非遯世無悶之樂乎舂杵之歌社讌之酒生斯長斯疾病相救姻婭相親十室一家衣食相資豈非里仁之美乎謡俗淳古夜不

閉戶清貧自守勤儉自勵豈非熙世之風乎名都士女蠅營狗苟心身俱勞奔競於勢利貪一世之財浚萬民之膏艷慕冰山沉湎女戎惟禍是嗜十年富貴一朝翻覆可不懼哉亦不哀哉經野子喟然歎曰豈孔子之飯疏飲水樂在其中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者此之謂也歟

畫蘭說

蘭之爲物也其葉青而褒其花淡而馥君子佩之處士楫之常隨芝蕙而爲鄰耻與桃李而競春東方絕無其眞而特其似者也余愛之而種于堂前凉露淸晨把花而嗅之頓覺塵肺瀟爽噫物之盛衰相尋於頃刻繁霜

一零花隨以萎爲人愛惜何如哉有龍眠居士爲余寫十本於屛以備秋冬之翫眞妙品也葉菁〻而花郁〻彷彿聞香於澹然燕坐之時所謂如入芝蘭之室者其在此而愛蘭之心其亦有及於古人者歟

竹荷愛天說

余於漢東盧君家壁上見阮堂金先生書竹荷愛天四字畫如截鐵點若墜石可知其心正則筆正也敬而愛之模而刻之矣然莫曉其文義問諸鴻儒碩士亦莫之解余於雲水之北月隱之陽新構茅屋岡巒重疊洞壑窈窕峯嵐林霞溪風山月皆爲一屋之所有入山而採

紫芝臨水而釣銀鱗園葵籬槿頗有輞川之味簷梅庭
松想見孤山之趣足可以爲隱居之樂而民俗淳尨不
知此樂只以桑麻爲業樵牧是事雖或有奇花異卉不
惟蕪沒於空山亦爲盡歸於芟刈甚可惜也堂之東依
山作臺去其榛莽寬排數畝得叢竹十餘本植之堂之
南鑿一小池築石引水澄澈如鑑得碧荷五六根種之
於是乎登臺則日出有陰風來有聲欣欣若香山之感
遇臨池則芳香遠聞淤泥不染亭亭有濂溪之愛想竹
節貞有君子正直之性故香山比之以君子荷姿潔有
君子溫粹之容故濂溪稱之以君子二說得矣余亦以

爲竹心虛禀得太虛冲漠之氣荷葉圓象得太極動靜之體萬物莫不本乎天而竹荷二者尤爲庶幾况昔賢以君子稱比乎葢君子者事天如事親以愛親之心愛天阮堂亦君子人也竹荷愛天之意其不在此歟余雖無君子之德景仰君子之風揭四字于壁以爲警箴云

錢幣說

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亦不廢輕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此制錢之經法也其意葢曰財幣用之旣乆民或患其不適則改以新之而亦不全廢其舊者猝然全廢則民多暴貧若貴其新而

通行如泉之達布之鋪則其舊自賤可以稍已舒民力矣雖然在上者節用愛民慕大禹之惡衣菲食常以損上益下爲心然後民之用幣給足而邦本固矣否則命者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稅者民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有限養無窮此財幣之所以常乏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西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内府外府職内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圜法太公之所行以致富也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是爲五均所以均民而富國也

畜鷄說

畜六箇鷄愛其有五德也暮則棲塒晨則報時或徜徉於庭除或飲啄於池塘往〻投以白粒趯然聚食相呼相應驩欣不相離矣一日靜坐五鷄逐一鷄鬧翅紛錯諦視之一鷄口含小蛙而走〻者恐其蛙之見奪逐者見其蛙而貪之也余愀然歎曰啄米則始何以相呼見蛙則終何以相争米則所遍故不争蛙則所獨故争之其争與不争勢固然也近見鄉曲有富饒人則方伯官守以威力而棄之族戚鄉黨相怨讟而疾之此何人斯雖然古人有良将之材而食人二鷄子故不用今之爲

方伯守令者作君之股肱爲民之父母則不可以威奪也爲族戚鄉黨者農者農商者商各修其業而不可以衆怨匕之也胡爲乎生不饜之心弱之肉强之食可以人而同於鷄乎所謂人者開口則曰禮曰廉其行則無義無耻此非匕雜之雜乎當今聖明在上宰輔修理順之道守令戒貪饕之習使此萬民安堵樂業家給人足尙廉耻行禮義貧與富相資有辭讓之風而無爭奪之患然後隆平之世庶幾可見云爾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匕然說

凡說大人而畏之者惟視其巍匕然是以有所挫縮未

盡忠讜之言終不免於囬互承奉依阿取容之歸矣孟子嫉夫世之游說妾婦輩而發此言所謂大人以位言也非以德也若夫位德併隆之大人則不驕矜於己不責備於人有一言合道必與爲善奚可以巍々者臨之乎昔者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急於求賢而忘其富貴其肫々之仁休々之貌綏斯來動斯和近世宰相只位焉而已倨傲餃厲之氣恣行威福全無恭敬屈下之貌好人受教而不喜人規於是乎說者視其巍々然而疊足塌翼以希苟容如是則其何以來天下之賢而闢天下之善乎冉求以聖門弟子爲季氏聚斂是視

季氏巍巍之勢而承望風旨者也況下冉求者滔滔皆是孟子豈真藐視人乎哉正欲捄俗習於當時垂法語於後世也讀者深究之於言外可也

序

經野堂自序

客有問於余曰經野之意何居也余曰經者是聖人之經野者是農人之野也曰君能讀聖人之經能耕農人之野耶曰否曰君既不讀聖人之經又不耕農人之野而號以經野是乃妄也竊爲君不取焉曰噫對經兀坐童習白紛是可曰學經乎把鋤南畝出作入息亦可曰

耕野乎顏淵雖如愚而夫子贊之以好學許行欲倂耕
而孟子斥之以農夫聖賢作用於此可見盖吾所謂經
是心經也耕亦心耕也心存乎經則雖不日講時習而
是爲學聖人之經心惘乎農則雖不躬畊手耘而亦爲
耕農人之野見今淺狹之儒塲屋是務而徒衒雕繪之
技椎樸之民田畝是服而未免餓莩之患甚無謂也吾
雖鈍根之人而心則學聖人也何以極格致誠正之功
以成修齊治平之效何以修明農艱穡之業以廣務本
粒蒸之德使一世士農各安其業士有經濟之策農有
含哺之樂然後庶不愧乎經野之義也此吾志也客雖

唯而退遂次其語如右云爾

記

月隱堂記

蓋嘗求諸古人晦名韜迹遯於世者多矣而太上高尚其志其次不得於朝而隱若嚴子陵釣臺李愿盤谷可以當之余欲從二子誠非其人然尚友千古則不可謂無其志也於是占一小庄於雲水之北里名曰月隱雲林邃然朝市邈矣十里寒流疑是武夷之九曲一村花竹彷彿桃源之千家鍾山西峙蜿蜒磅礴元氣之所萃松泉東流瀅澈淙潺活脉之所注買田一頃結廬數間

編翠竹而爲籬倚蒼松而葺欄一簾風月宵襟灑落疊架圖書心神怡安冒雨舉趾春有西疇之事燒香澄坐夜誦南塘之箴淳尨之俗自相親依儻蕩無城府有時共社酒而歡娛撫尺桐而唱和自適其適此非耳目希夷遐遁於方外也作逸民於盛世斯亦足矣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加此吾以記吾堂

閔判書台鎬松石園記

松之大而直者爲柱石之巨而方者爲礎公之材大而直公之器巨而方以落〻之材巖〻之器在朝爲柱石故取其義而名此園歟仁皇西臨壁立千仞之勢木覓

南控麓豪一字之形於是乎公退之暇日涉之際長條交錯蟠如老龍奇巖列立儼若丈人出則紅塵紫陌入則綠水青山然則雖身居廊廟而其道義刑範山野意想綽有所裕然自樂者矣噫公之材器松耶石耶而直而方

湖南電報分局刱設記 代人作

一法爲萬世程一物爲天下利叅天地之造化窮天地之神妙柔遠能邇而澤民國者是豈偶然乎哉蓋亦關天地之氣數而然也電機線者以機械貯電氣延線傳信如電之迅故曰電機線其法實出於泰西之國而丹

人剏設者也其始也擦琥珀而發其氣歷河三清二千九百
年云故曰河三清襲其氣而制其機天其後異代而借才運增
舊制範金掛桿而天線之巧出瘞銅繫線而地線之妙
作坦視喬嶽陸視巨浸拂霓旋而横亙抵龍宮而鋪置
伏發堆搨應若撞鍾捷於置郵彈指之間扶桑之東虞
淵之西視融之南罡斗之北往復相續四邊藩鎮墳刻
之報迅於烽撥千里商旅瞬息之奇便於伻褫保章星
土之內象胥鞮譯之外奇聞異說無往不通使瀛寰之
萬目瞭然作指南之軌一何神也一何速也苟非上智
人之極數過變之妙其孰能與於此哉泰西之開國玆

然無奚而電制之出在於西國記元之前凡五度而五度刱始之繼成之及英佛國凡五度也繼成則迄今年代恰爲一會也我
祖宗迄四聲教五百年重熙累洽而今我 主上以上
聖之姿接中興之統猷克交鄰德能柔遠列國之賓請處于館四方之賈願藏於市遐邇一體勞來安集洞闢四門天下一家之盛猗歟復睹於今日矣殊方覊旅之人鄉國之音易阻歡戚之信莫報鴈傳魚憑尚矣勿論馳駟走价徒致汗漫軍門倉猝警急之時商販乘便貿遷之際或不無稽滯之患故我 聖上均庇之澤特軫其狀去年春始營南線自京師以抵于錦營以抵于豐

沛而轉亙于嶺營以達于釜山我豐沛卽 聖祖龍興
之地而 兩殿儼臨民屋稠櫛風水之美人物之盛方
諸他州雄壯不常江南第一大會都也建局於城西譙
樓之側瀉材豎桿買宅設舘而置二官員三學徒隷屬
止七而已修舍修理之費餘舘上下入員供億之料會
計為一萬五千金時都巡察使李公憲稙氏廉惠循良
不弊民力鳩財就役始於丁亥秋七月功告訖卽握風
雷流行之化機而一局之績用全完於是乎寄信聞耗
者皆錯愕聳觀咨嗟歎息以為真千古不聞不睹之事
也噫柔遠之猷交鄰之道由百歲之下等百世之上不

煩乎民國無損乎人我流通脉絡便利遠近莫電報若一法爲萬世程一物爲天下利參天地之造化窮天地之神妙者其謂此歟其謂此歟

再從曾祖旌閭記

公諱應晩故旌閭孝子諱行良之子也公生甫十朔遭父喪五歲稍有知覺呼覓其父則母親携往墓所指其父塚矣忽一日不知去處擧家驚動翌曉山下人背負而來曰昨日之暮此兒號泣墓側故率來云及長事母至孝定省温凊罔敢或懈家雖貧窶極其滋味一衣一食必待其母之食而食之衣而衣之盖其天性然矣人

皆曰孝子家又有孝子眞所謂是父是子也大夫人疾革晝宵禱天靡所不用其極迺於丁憂哀毁踰制幾乎滅性繼葬于祖塋也穿土爲窟而居之卽其先考守墓之舊址也朝夕攀哭三年如一日尋常行旅莫不指點而欽歎墓在高峰先考廬墓時鑿一井於其傍輟廬後水仍乾涸矣後四十年公之居廬也水又湧出天感神佑何如是湊合耶以若罕世之至行積年未褒嗟吾先君齋志於宿昔者切矣而藐余小子以先君之志爲志極力斡旋乃見公議齊發多士聯籲至登 天聽 上之卽阼八年辛未六月七日 命旌天恩炳朗頌祝何

巳不勝追慕遂摭實記之于楣

傳

金營將始豐傳

金公始豐完山人也幼而家貧學不得就壯而性敏頗知禮節孝於父母友於伯仲力畊南畝採薪北山甘旨之供不絶膂力過人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或路遇不平代人出力救之鄉人稱孝子豪傑也丙寅亂哭告于其考靈几曰家有二兒可以奉奠不肖子將赴國亂遂起復自現率攔後軍二百名而去及到京城亂已平矣辛未之亂以召募將率兵赴義道路咸曰金將軍今去賊

可擒矣云亂已不伐功勞不求名譽退居于府之西十里耕樵爲業歲值歉荒盜賊蜂起奪人之財掘人之塚公奮然曰萑苻之黨不禁則將爲國家之大患乃挺身而出與同志五六人四面詗察捕渠魁五六十羣賊屏息巡相尹公榮信啓褒勳勞　特除湖南中營將鍊兵有法與卒同甘苦丙戌冬賊魁金與朝鄭多物聚黨數百人盤據靈茂之間刼掠村閭突入官衙郡縣無敢挫其鋒者公聞之歎曰靈茂雖非我管轄莫非王土羣盜猖獗何可越視乎卽與校卒數十名變服跋涉倍程而去人皆咋舌其時風雪大作校卒有畏險逗撓者公分

酒而誓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見小賊而何㥘爲乃躬自先登直擣賊巢士氣大振無不以一當百先捉鄭後捉金鳴鑼舞劒而返及公之遞職也賊稍〻復起巡相李公憲稙知其有將材褒啓於是三任中營將一省賴安焉公之所居有良田廣宅花竹爲籬恠石成邱賓客常滿座酒後彈琴長嘯儼然有隱者之風不佞與公有竹馬之交同塾之誼其實蹟皆目擊也而若世代遠久則恐遂湮滅無聞故茲援元好問野史亭之格例忘拙而傳焉

外史氏曰金營將干城之材也觀其氣節可槩也已

古之論人材者以氣節爲首使營將得其位究其材
則亦足以之屛之翰而位不稱焉惜哉

文

祭金丈永學文

嗚呼哀哉天賦公以英明純粹之資而不假以耄期之
年仁者必壽實所難諶嗚呼生之於公年雖不齊相從
于玆十數年矣忠信以行己悃愊以接人亦旣受誨若
多矣生之所是公或非之生之不然公或可之近而修
齊之道遠而行藏之義諄亡提撕竊擬陪杖屨而徜徉
拚別業而翺翔嗚呼天意不可知鬼神不可測胡爲乎

中途而至於斯耶遠近士林雖非識面猶且聞而悲之況情誼交孚心氣相契者乎嗚呼何乃兄弟恭愛之篤而不之恩耶兒輩開發之勤而不之恤耶朋友直諒之至而不之顧耶里閈賙給之均而不之念耶以至於生之依賴無貳而相忘之亟耶呼之無聞問之不答和氣德容不可復見於今世已矣哉已矣哉在身有咬蕨未竟之歎入人有時雨未洽之恨天降英粹之意果安在哉嗚呼言有盡而痛無已伏惟尙饗

祭伯氏嘉善府君文

嗚呼痛哉性本寬厚氣亦剛毅一敗靑氊赤手再起不

惜家資救族恤窮酒盈客蒲豪傑風情嗚呼家翁十歲
失怙一動一靜以鞠以撫慈孃在堂兄老我長湛樂一
室願言生平一自債敗東西分路扣地甲臘於焉三載
二竪遽侵百藥未瘳奄忽長逝天其胡然衰麻在躬遺
恨莫伸二子一孫克勤克儉繼志述事豈有餘憾嗚呼
家翁形影相吊有疑誰叩有難誰解心魂索漠無所依
歸沉痛割裂憯莫我知仰天長號涕淚滂沱至哀無文
意莫之裁英靈不昧庶幾鑑此嗚呼痛哉尚饗

靈圭法師碑閣重修文

惟師岳瀆鍾靈星斗降精榮利無志上方藏名生丁不

辰板蕩兵亂八路奔竄一旅飈翰義旅響應洸亡不散嗚呼痛哉錦溪一敗非人之力用武無地致命報國旌表一石名傳千億歲月悠久碑字圮頹風雨莫掩行旅徘徊今乃重修酒果虔告靈若不泯監此追悼尚饗余過公州水越店見碑閣頹圮歎忠義無雙而世無修葺碑閣者感慨不已捐錢一百二十五緡使僧徒修壁而祭之

墓表

五世祖考　贈通訓大夫軍資監正府君墓碣銘

公姓白氏諱時興字興哉系出光祿大夫左僕射司空大司徒諱宇經號松溪松溪公在唐憲宗元和五年以

非辜被謫來居于新羅嘉林官至司徒東方之姓白者
司徒公爲鼻祖厥後因貫水原至麗朝政堂文學隋城
伯諱天藏根基始大我 宣廟朝名賢忠肅公諱仁傑
文章學行尤大著焉曾祖諱勤素祖諱大天考諱斗明
妣金海金氏甲吉女也三世墳墓俱在全州府南斗茂
所先阡乾坐原公以 肅廟甲戌正月初三日生 英
廟丙辰正月初七日卒享年四十三配全州崔氏昌宗
女早卒無育葬于雨林谷親家先壠而失傅繼配金海
金氏永建女公天資純實謹愨罕言語喜怒不形於色
治家有法度子孫不敢以華麗之物接於身金氏性行

端潔承順柔婉言笑之聲不出閨門鄉隣稱之曾孫縣
監致彥資嘉善追榮公　贈軍嘉監正而前後配俱
贈淑人墓在全州伊東面黃方山亥坐原而淑人金氏
祔左崔氏設壇于公之墓側配享之金氏生三男一女
長行得　贈嘉善墓在伊東面玉只洞癸坐原次行弼
贈工曹叅議墓在公之墓左次行良以孝旌閭墓在
公之墓青龍内丑坐原女適金永澤行得四男一女應
瑞工曹叅議應壽嘉善應聃應俊學生女適金致文行
弼一男一女應赫　贈漢城左尹女適鄭仁敎行良一
男應晚以孝旌閭曾玄以下多不可盡記　崇禎紀元

後四戊子曾孫縣監致彥具床石竪碣年久磨刓故縣監公曾孫陸軍叅領南信今又斲石而重新之可謂無忝矣然凡我爲公之雲仍者觀此興感隨毀隨補則庶幾乎先蹟之不泯而得免不肖之罪也嗚呼公有純德懿行而不求聲譽一言一動足可爲後世模範而天不假之以年惟我高祖時尙年幼其實蹟不能盡傳使後仍安得不重爲之歎恨乎今玆後仍之繁衍冠冕之聯綿寔由公積累之餘蔭則王氏之槐謝家之蘭何獨專美於古也瞻拜梓楸不勝起敬之心惟望來裔擧能以盈滿爲戒恭儉敦睦以先祖之心爲心則非但世業之

克繼亦安知後日之昌大不啻倍蓰於今日耶銘曰繄
我鼻祖東渡鷄林隋城爲貫根柢鞏護傳至忠肅烜著
文學惟公天性克述遺業孝友恭儉不事芬華累仁積
德蔚然成家餘蔭攸暨氏族克繁蟬聯靑紫喜溢門闌
顧瞻塋域景慕莫追短碣年久重葺有時篆鏤寶行百
世不斁承先啓後吉運延長黃峀磅礴湫川汪洋

高祖考墓表

公諱行得字君伯系出水原麗朝政堂諱天藏至忠肅
公諱仁傑始大顯考諱時興　贈軍資監正妣全州崔
氏早卒無育妣金海金氏永建女墓在全州黃方山亥

坐原雙墳祖諱斗明曾祖諱大天墓在全州斗芚所酉坐原公以乾隆乙巳八月二十二日生丁未十月十七日卒壽六十三官嘉善大夫配金海金氏信儉女乾隆癸卯九月初二日生己酉正月初一日卒壽六十七墓在全州伊東面玉只洞子坐原合窆有四男應瑞應壽應璐應俊一女適金致文諸孫倂不錄嗚呼一祖之孫分而爲緦服祖免者今數百人譬如一幹之山分枝爲千峯萬麓一源之水分流爲千泒萬泒故觀於山水可以知人之慕其祖睦其族也噫吾宗之後裔省此墓見此文追慕之誠敦睦之誼藹然感發百世不替則白氏

之德山高水長

先妣貞夫人鄭氏墓表

惟我先妣鄭氏我先考諱奎烈 贈戶曹參判故先妣從秩鄭氏貫東萊 世宗朝吏曹判書諱 蹇我先妣十三世祖也曾祖諱憲章祖諱有烈考諱仁顯妣慶州金氏履相女也我先妣以 純廟壬戌八月四日生天資溫和持操端正寡言語及笄歸于我先考參判公凡事贊助而代有終事我祖考承旨公及祖妣淑夫人極其孝謹辛巳承旨公下世哀毁過禮日三奉奠哭必盡哀饌飡之節不委藏獲服闋每值忌日先期一旬齊

戒鄉黨咸稱以孝婦撫小姑四人必以和順以悅其姑
之志僉判公偶遘急祟噤口不能言衆醫皆袖手先妣
指以爇劑因用蔘附翌日乃瘳人皆異之後十餘年僉
判公又以疾彌留先妣每於晨夜禱天誠無不至而竟
遭大故先妣以姑在堂忍痛抑哀不露于容止一遵禮
制養其姑二十年少不懈愈久愈敬教其二子有方以
甲申十二月十二日卒享年八十三葬于金溝金川面
麻田後麓丁坐原二子長麟洙武科五衛將陞嘉善次
卽不肖鳳洙女適李奎榮嗚呼痛哉不肖今此叙事桓
角隕廓如新又恐溢美以犯先儒誣也之戒故畧撫見

聞而書之秪祝悠久不泐云爾

伯氏嘉善府君墓碣銘

白氏其先有自麗朝政堂文學公諱天藏封隋城伯後孫仍貫焉世襲簪纓至我 宣廟朝名賢忠肅公諱仁傑始大著後徙湖南不得顯達而世以文學傳家公諱麟洙字公瑞先考諱奎烈魁偉嚴正孝親篤學尚儉寡言未嘗妄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 贈戶曹參判娶東萊鄭氏諱仁顯之女生公仁自幼順適親志讀書勤課出入恭敬隣里咸稱之年二十四遭考憂喪葬一遵朱文公家禮以祖母在堂不敢哀毁過節事偏慈至

孝敎幼弟極友悉焚財券賙恤貧族窮交乃曰靑氊已
耗養生送死奉先接賓抑有憾焉遂屬心治產再致舊
業習騎射令 上甲戌中武科筮仕守門將以東萊城
役竣功陞折衝兼五衛將再陞嘉善同知追 贈三世
祖左承旨曾祖同知甲申丁母憂公歎曰予不能繼文
學以弓馬出仕者爲悅親也秩至追榮 國恩罔極親
今不在復何有望也蓋公之爲人寬而剛簡而和不以
得失爲欣戚焉與賓客交游飲酒必極歡縱博圍奕窮
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隱几恬淡自在終日不知有
人自號曰松石翁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生於 純廟

丁亥十月初一日卒于今 上丙戌九月初四日享年六十同月十六日葬于全州龍進面山亭里艮坐原配寧越辛氏五衛将諱應煥之女也天姿賢淑孝友謹恭生二男三女長曰樂善以蔭宰龍安次曰樂範筮仕文案李漢斗金然泰都事河炳鎬其三壻也孫曰南圭進士以蔭宰昌平又宰臨陂樂善出也銘曰挺然秀氣寬而剛嚴該攝事物趋類出凡悅親而仕不擇其卑盡已愛人庶幾仁斯壽不稱德怨尤阿誰不食之報緊我待後人思

進學解

有一生問於余曰進學之要以何為先余曰篤哉問乎
夫人之生也不齊者氣質也所同者性也性無不善而
心乃最靈也所謂學也者因其靈而明其善變化其不
齊而歸乎同也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萬事之綱領也
心不在焉身不得修也然則進學之要莫若治心雖然
心之為物至大至微至大者有難遽充至微者猶可以
學致矣生曰至微至大之說可得詳聞歟余曰心之體
本精微蔽於氣欲而麄心之用本廣大梏於形私而小
麄故理不明小故應不周今當以精細之學益加去私
之工收而養之操而存之勉以純熟磨以歲月審察乎

義理精微之極推致乎此心廣大之域任天下之大事而不搖不懼當天下之至變而隨機應之此之謂大人之能事亦可謂學者之極工也噫季世之學者昧治心之要訣以躐等爲上功以貪多爲勝事只求流俗之虛譽名稱讀書而不辨經旨身着縫腋而不踐實地是乃徒能讀也學云乎哉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該貫理事之實學修正身心之要方子其念之哉

要言

每事必以宜一心常主義

持身常似父母側行仁當如孩提時

切勿疾言遽色期欲忍心安分

柔而不立卽云懦強而不弛是曰暴

見人善而必效聞人厄而當救

莫將塗說浪傳於人勿以識書賭蟲于世

勸有過度則易於躁倫不中禮則近於陋

施恵自誇功乃是小人修行不求聞真謂君子

與人欺心吾先有愧臨事飾詐世不深信

不知羞惡自好者之例習專事諂諛賤丈夫之陋行

喜聞己過入德之基礎妄談彼短招禍之根因

讀而不耕莫養父母耕而不讀易愚子孫
毋藉齒高而慢行於年少勿矜學優而倦教諸後進
一動一靜必遵先哲之所戒某事某行常懼來世之攸
關
人無不款接而自不擇損益則愚財可以節用而但不
知救恤則吝
榮辱無非自己求禍福亦不自外至

讀者須知

夫讀書非冗長閒事也欲其體而行之也以吾當行者
皆在於書讀法亦自有序先讀小學以知修身大法次

讀大學以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次讀論語以知
聖門求仁立德之方次讀孟子以知遏欲存理之義次
讀中庸以知中和費隱天人貫通之妙次讀詩傳以知
温柔敦厚之教次讀尚書以知二帝三王政事之綱次
讀周易以知陰陽消長之理次讀三禮以知制心節欲
之則次讀春秋以知褒善誅惡之法次讀左公穀以知
傳經牖後之意十五經循環熟讀而其見解昭晳都在
於洛建書須加精力於此然後可以曉經旨矣其他三
史與資治通鑑與綱目與馬氏通考及諸子史種〻繙
閱而得其要則經世之法庶幾了〻於胷中矣然不立

本於敬而只務博涉則易歸於夸多鬪富出入四寸之學也可不戒哉要之無論讀其書逐日曉起先誦明道定性書若考亭敬齋箴若陳南塘夙興夜寐箴一遍後乃讀本點課書則可以無外馳之患矣汝曹懋哉懋哉

附錄

實記

公天性孝友十歲丁先考叅判公憂持制如成人事大夫人無違奉伯氏嘉善公如嚴父動静惟命焉伯氏撫教勤摯勉以讀書使不得少懈公克遵而服習非大德不敢慢課十七歲已讀四書及詩書能自修以忠信質直而亦工於著述

十八歲生理濩落菽水難繼公白于大夫人及伯氏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此正小子之職也自是始事產業手口拮据常以勤斂爲主而亦不廢舊學

夜則仰讀俯思每就正于師友如是數歲家計稍舒而
文亦併進焉
巳巳遭祖妣貞夫人張氏喪伯氏承重追慕先考之不
在兄弟哀痛過節弔者歎尙以爲眞孝孫也
丙子謁鼓山任先生任先生卽梅山洪先生之嫡傳也
公之先考黍判公執贄於梅山故公尋其淵源而進拜
叩經疑而問學的先生喜曰亟於知而敏於行吾於白
某見之云
丁丑伯氏遘疾醫不能下手公二朔露禱于天曰弟弱
兄凶其於老母何願以身十年代續兄命也而病乃瘳

焉其後果符其期鄉黨咸稱敦愛格天
庚辰過公州水越見靈圭禪師碑閣頹圮感其忠節遂
傾槖金而新之公之篤於風義皆此類也
辛巳設五世祖妣崔氏祭壇于全州黃方山五世祖考
墓右蓋崔氏未及于歸而卒于亂田親宅仍渴葬于崔
氏先壠而失傳至是公與再從姪宜輔設壇配祭焉
壬午應製中進士是年秋以吏才被選赴京製進三政
策先是凡五捷鄉解而一爲解頭至是始升庠譽望益
高故參是選
公以夙遭外艱常切痛恨而甲申丁大夫人憂喪葬澾

潸盡誠而哀疚之聲三年不絶於口朔望必省墳不以
風雨寒暑廢焉
公以才行屢入鄉剡道啓丁亥筮仕主事戊子副司果
陞六己丑拜司憲府監察自以爲才非適用與同志熟
着朱子大全及綱目反復討論以求裨益於政法者庚
寅作十條疏將上京中親舊力止之不果壬辰遷刑曹
正郎癸巳除轉運郎廳丙申奉勅查察全羅北道十郡
民瘼辨理得當公私俱便之
癸卯歲大侵捐財千緡以助巡營賑恤之資觀察使趙
公漢國褒報于政府曰某也以不贍之產倡先出義鼓

動衆心饒戶出力者如響相應一路賴安云巳
全州鄕儒列道內三綱錄以公名入于孝子秩公卽往
刋所言于主幹諸友曰以孝爲名吾不敢當請拔去僉
曰旣以公論入錄今不可如何若欲拔錄豈無浪費乎
公卽給其費而拔錄公之踐履眞實不事表襮如此
乙巳陞秘書丞非其志也孫南浚爲齋郞公以少年登
仕不幸諄復戒之
公自完山移居於任實月隱十餘年乙未又還桑梓而
子樂顯尙居于月隱丙午歲丁荐饑村人不能聊生公
命樂顯爲焚數千金債券使得安頓

公見士友之貧不能學者必捐貲優助使就其志此素
履也與校儒李震寧朱在淳修葺校宮助給學徒料資
以勉奬焉
公平日神氣寧定雖當事務叢集無所漂撓而應之如
流蓋其天分出凡而自有定見故耳辛亥五月十二日
起居如常而至日晡召子若孫曰吾其病矣遂天然易
簀遠近咸嗟歎曰賢人之逝異於衆人云

從孫前郡守南圭謹述

從二品嘉善大夫水原白公墓碣銘 并序

余與公有夙世久要之誼與之游餘三十載交淡如水終始不渝盖其承襲薰炙律身砥行求之時俗罕見焉今覺斧草宿精微之論勉勵之言不可得以復聞嗟哉公之胤樂顯甫以公行狀謁余以樹隧之文以識本末之詳服道義之深莫余若也此固樂爲而不容辭者也謹按公諱鳳洙字舜瑞號經野水原人以高麗政堂文學隋城伯諱天藏爲鼻祖入國朝簪組蟬聯有諱仁傑號休庵謚忠肅以節義顯其後子孫退居湖南沉淪不振而緒業相傳爲鄉里矜式曾祖諱應壽同中樞祖諱

文煥　贈左承旨考諱奎烈　贈戶曹叅判妣　贈貞夫人東萊鄭氏諱仁顯女公以　憲廟辛丑八月十五日生自孩提知覺異常甫十歲丁外憂持制如成人事母夫人養志無違事伯氏如嚴父後遘疾至篤醫皆釋手公禱于庭曰余弱兄亾其於老母何願以身十年續兄之命凡六十日雨雪露立不少懈疾乃瘳果盡其期而卒其至誠之格天有如此家世淸貧菽水恒不給公慨然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徒讀而偸其親豈爲子之職也遂決意治產暇輒邀碩儒良師講劘經傳達曙不輟公之先考游梅山洪先生門數歲爲高

足不幸早世公往拜鼓山任先生先生曰急於知而敏於行吾於白某見之私淑於公者泉戶外屨相接也人皆化之挾冊而牧帶經而鋤風謡一變公勸課農桑積有年而供甘毳奉馨香有裕衍儲則出力賙恤親戚朋舊之仰調度而濟婚嫁者無慮數十家値歲大侵餓莩纒屬出緡錢納于官用助救活之資一路效之牛車轉輸蔀屋之下獲免溝壑之患夫出言而善千里之外應之况行一善事感發人心者其理固然矣有姪爲龍安宰餽生蟹二級公以書戒之曰此物雖細必出於民吾豈味之昔過湖中見靈圭義師碑閣頹圮傾橐金以新

之往來觀者至今歎賞公以才行屢入道剡壬午應製中進士以主事入爲司憲府監察遷刑曹正郎旋拜秘書丞陞嘉善辛亥五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一視化之日神彩不損談笑自若平居存養之力于是可見子孫環侍一無遺囑至易簀惟長噫曰吾無憾矣是年十月十七日葬于高山飛鳳山乾坐原初配廣州李氏護軍澤來女繼配道康金氏敬復女男樂顯進士樂元孫南浚叅奉南琡南琱南琭南珣女朴興燁康秉鉉其餘孫曾幷幼曩余巡察湖南時訪公之廬庭宇蕭灑草卉明潔地淨而不可唾入其室揷架緗帙皆性理文字未見

有功令釋曰是知公不汲汲於進取道源流於無窮其
來許之昌大又何可量哉系之銘銘曰江漢之始涓滴
濫觴淵流之遠洪波汪洋文學相承世趾其美善祥之
來于公考履不足爲報必豐厥後烏岑鬱崒穹壤悠久

輔國崇祿大夫前行吏曹判書奎章閣學士閔泳韶撰

崇祿大夫前行判敦寧事尹用求書

輔國崇祿大夫前行吏曹判書金聲根篆

從二品嘉善大夫水原白公神道碑文 幷銘

經野白公湖南之望也學有淵源博士友之傳心統性情秉仁義之端公之言道也公之行學也善事父母養送盡禮道之本也篤愛伯兄禱疾顯代學之實也見士友貧不能學捐資勸業修葺校宮助給料資非仁而何見靈帥碑頹感其忠節傾橐修立見時宰金公宗漢責以用人金公欽服非義而何至若明人紀勸禮俗率舊章亦莫非道學之實見得公其可謂造繼開之深者歟公諱鳳洙字舜瑞經野其號系出水原謚文敬號休庵諱仁傑后也曾祖諱應壽同中樞祖諱文煥 贈左承

旨考諱奎烈 贈戶叅娶東萊鄭仁顯女 贈貞夫人

生公于 憲廟辛丑八月十五日公姿品不凡溫雅而

亶甫十歲丁外憂持制如成人才藝卓異年才志學已

誦七書未弱冠而志已立傷貧有歎甘旨之供勤敏於

董生之耕讀篤於事兄有若於韓公之隨兄克敬力行

之餘窺探源緒聖賢文字外不觀他書不喜功令之業

矣在丙子就鼓山任先生而私淑先生一見輒許曰亟

於知而敏於行吾於白某見之云此以見上師之寥亡

友賢之綽綽所以才行之入道剡孝行之入三綱錄皆

出於公議之不可遏者公不欲要譽躬往拔錄非踐實

之工何能若是壬午春中進士秋又被選進三政策辭
懇意達是愛君之實甲申丁內憂居喪盡誠晨夕省墳
一如定省是愛親之至丁亥副司果陞六巳丑移監察
壬辰遷刑郎是皆不干之祿癸巳除轉運郎乙未奉
勅查察全北十郡民瘼務盡其力辛丑出義金千緡救
貧民觀察使趙公漢國褒報政府議除惠民院參書官
公固辭不受是憂國之先乙巳蒙秘書院丞丙午陞嘉
善歸息于雲水之月隱村第歲且荐飢公命子樂顯焚
數千金債券使安頓居民是修善之良曾與韓尙書章
錫論時弊至詳確公曰高明之明於先見急於當務今

之才謂貴臣咸所不及是憂民之深以此觀之非愛親之至何以能愛君非愛君之實何以能憂國非憂國之先何以能憂民非憂民之深何以能修善蓋其日用凡事惟以敦叙倫理爲先動作淳朴暗合道學知其天禀本然非勉強者也越辛亥五月十二日起居如常至日晡召子若孫曰吾今病矣遂天然易簀遠近歎曰哲人之逝異於凡人豈非其生也不偶其死也亦不偶也是歲十月之望二日葬于高山飛鳳山乾坐原配廣州李氏護軍澤來女繼配道康金氏嘉善敬復女二男樂顯進士樂元二女適朴興準康邦鉉樂顯男南浚叅奉南

琡南琱南珍南珀南琪餘幼不能盡記夫今之士有一言之嘉一事之善必載于竹而銘于器況公言〻事〻發皆中規道學之中做出來者耶其德也必有言其言也形於文其文也可爲後世矜式於是乎武院過章完校發文勸以登梓俾補世教詎不韙哉余聞其賢惟遂不啻若谷蘭之不風而香今其門生故舊莫不慕仰其道義而慕之永久謂莫若碑全君秉鎬抱其先師遺蹟而遠來求文於余因聞之尤詳知之又熟乃不辭而爲之銘曰惟休庵有傳惟鼓山有授是承是受厥德之茂本于孝悌百行優〻克仁克義與世同憂而不大展丘

窆幽仁流風未沬宛其如昨片石堪語我銘不怍

通政大夫 經筵官 書筵官議政府左參贊芑山

郭鍾錫撰

崇政大夫議政府贊政奎章閣直提學豐壤趙鼎九

書

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弘文館副提學坡平尹 瓀篆

書經野堂集後

誦其言而知其行信其行而知其心獲其心而如見其人非文奚以哉嗟夫叔季以降儒術劇變其所以爲文效綺麗者惑於媚務浮華者病於僞譬之如冠玉其中未必有則今於人也不足徵也雖然甞聞之詖知其所蔽淫知其所陷邪知其所離遁知其所窮乃其爲知言也苟其言也不疚乎此四者便是有德而有言斯可謂之文矣余觀經野堂集竊有所尚論焉盖其懋學以實修身以正教子孫以義方輔朋友以仁術道之格君之義遠之經世之策班〻焉溢於辭表不見知其爲君子

存心有得於斯文則於餘力乎何有

奎章閣直學士閔京鎬聽雨題

武城書院通狀 道內多士

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貴郡故承旨白公即可謂有德而行仁義者也公諱鳳洙號經野休庵先生之后也其考忝判公諱奎烈受業于梅山洪先生而公則乃鼓山任先生之門弟也雅以簪組世家擩染詩禮庭訓其孝友之實節義之高塗於耳目風諸遠近固不待區區臚列已第其文章實有炳烺煥郁之盛而尙稽登梓之論者竊爲僉君子慨惜也抑亦有待而然耶惟願特發公議速付剞劂俾得廣布則士林幸甚世敎幸甚

右敬通于全州校中

全州鄕校通狀 州内多士

故承旨白公經野即本鄕耆舊南服翹楚也其孝友之至行德義之高風厭人耳目稱不容口矣公以先考參判公執贄於梅山洪先生門未及卒業而蚤世生平茹恨遂往謁鼓山任先生而先生嘗以吾黨有人稱詡焉則公可謂克幹父蠱矣且士友之貧不能學者必捐貲優助使就其志本校殿廡亦出義修新只此數事亦可見尊聖好士之意矣其著述多文章製作而猶不自多常曰學貴務本至若著述末也終不屑屑於鉤玄鏤巧

而令人玩之無艱難辛苦之態有溫雅平易底氣象信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噫今公之德容雖不可覿尚有遺文藏在巾衍與其私諸一家孰若公於衆人顯公賢嗣遠圖剞劂廣布是書俾有觀感世教之補士林之幸也

右敬遹于白氏門中

嗚呼惟我先君子自少力行孝悌汎愛親仁而餘力學文反躬以踐實 不肖 常過庭目睹不克服習而行之斯切有忝之歎也先君子以書戒子孫辭旨嚴正 不肖 常與諸兒讀之字多漫漶故去戊申冬乃謀鋟梓并裒詩與文將成二冊先君子怒而戒勿之 不肖 冒違志之罪而私自付剞劂訖事藏諸篋笥矣嗚呼痛哉 不肖 罪戾貫盈辛亥夏奄遭天崩尚忍言哉然先君子生平實蹟惟遺稿而已而遺稿序與墓碣銘與跋文不得不合附故今夏重刊以成世傳之大訓

爾時壬子七月上澣也

不肖男樂顯泣血謹識

經野堂遺稿卷之三終

歲壬子孟秋上澣

完東村重刊

經野堂遺稿卷之二終